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59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

(嗣法) 守詮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59-A 應庵和尚語錄序
  - 應菴和尚語錄目錄
  - 初住處州妙嚴禪院語錄
  - 衢州桐山明果禪院語錄
  - 蘄州德章安國禪院語錄
  - 饒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 饒州東湖薦福禪院語錄(并序)
  - 饒州莞山寶應禪院語錄
  - 廬山歸宗禪寺語錄
  - 婺州寶林禪寺語錄
  - 婺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 再住歸宗禪寺語錄
  - 江州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語錄
  -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 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 應庵和尚小參
    - 廣德軍趙中大施法衣請小參
    - 傳法寺智都僧正請鳴鍾
  - 法語上
    - 示徽禪人
    - 示希禪人
    - 示國清初化主
    - 示湛禪人
    - 示清禪人洎出隊兄弟
    - 示崇侍者開元和尚語錄
    - 示通修造
    - 示璋供頭
    - 示圓鍾頭
    - 示章修造
    - 示政化士
    - 示茂先二化士

- 示鑒化士
- 示感化士
- 示禧莊主
- 示嚴教授宣教
- 示達化士

- 法語中
  - 示正首座往濠州幹修造
  - 示範化士
  - 示彭道清善友
  - 示寶道人
  - 示忠首座
  - 示徐國寶
  - 示機化士
  - 示偉化士
  - 示儔供頭
  - 示日化士
  - 示證化士
  - 道友孫亨仲求法語
  - 示通化士
  - 示章化士
  - 示岟禪人
  - 示信禪人
  - 示原禪人
  - 示祚禪人
  - 示法化士
  - 示琮侍者
  - 示通化士
  - 示一化士
  - 示慈修造
  - 示宗書記
  - 示感修造
  - 示任化士
- 法語下
  - 示諒禪人
  - 示潮上人
  - 示行者了無
  - 示行者了心
  - 示檀越徐將仕

- 示檀越鄭承務
- 示珣禪人
- 示振禪人
- 示慧禪人
- 示如化士
- 示伸化士
- 臻上人為百丈持鉢求語
- 示曇禪人
- 示茂化士
- 示璫化士
- 示琚化士
- 示照知殿
- 示一化士
- 示淳化士
- 示延壽雲長老
- 示覺禪人
- 示達禪人
- 示曇禪人
- 示徐伯壽道友
- 令人胡氏求法語
- 胡六七娘求法語
- 胡令人宅萬二小娘子求法語

◦ 書
- 答翔鳳山顯忠資福詮長老法嗣書

◦ 頌古
-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 世尊拈花
- 女子出定
- 疎山造塔
- 漸源與道吾弔慰
- 風幡
- 喫油糍
- 香嚴上樹
- 丹霞燒木佛
-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己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眾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

- 真贊
  - 贊睦州和尚
  - 嚴教授畫臨濟請贊
  - 滿禪人畫臨濟像請贊
  - 卞禪人畫布袋和尚求贊
  - 贊三將軍
  - 贊大慧禪師
  - 贊虎丘先師
  - 贊佛眼叔祖雪堂和尚侍立(老禪贊在前)
  - 贊此庵元和尚二
  - 贊李知府朝議
  - 贊程宗古承務
  - 烏巨山逵長老命立首座持師頂相請贊
  - 積善普長老請贊
  - 表微首座請贊
  - 禪人寫真請贊
  - 平江虞祖道寫頂相求贊
  - 徐伯壽求贊
  - 如道人求贊
  - 蓮道人自寫像求贊
  - 吉彬老二姪女繡普賢菩薩求贊
- 偈頌
  - 和　宮使李侍郎頌送入莞山庵
  - 題　陳參議中大大隱圖
  - 和　李參政頌示鑒禪者
  - 贈別俗兄
  - 題劉民用居士藏六庵
  - 辭此庵和尚塔
  - 示智道者
  - 贈成主簿
  - 禪人之梅陽
  - 與鑄鍾道者
  - 德彬修雙陽塔求頌
  - 送僧化蓆
  - 吳必東請小參後說偈
  - 送六人禪者隨宏長老住大智
  - 贈悟上人造華嚴塔
  - 術人求頌

        - 行者求頌
        - 觀道人求頌
        - 題仲逸宣教三境圖
        - 莞山淨明庵小參示眾
        - 題永寧小軒
        - 贈晦叔秀才二首
        - 西蜀祖正道者還鄉求頌
        - 夜宿解田偶成
        - 送宏監寺開海田
        - 送珣禪還鄉
        - 送祥禪人二首
        - 謝楊善才道友惠數珠
        - 胡氏妙圓求頌
        - 送傑侍者還鄉(辛未上元日)
    - 佛事
        - 為此庵和尚入塔
        - 為留守樞密大資掩土
        - 為南書記下火
    - No. 1359-B 塔銘(附)
    - No. 1359-C 李侍郎祭文(附)
    - No. 1359-D
    - No. 1359-E 松源和尚普說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59-A 應庵和尚語錄序

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情解，不可以識識。夫如是，則應庵語錄將何用哉？自昔古尊宿未嘗有無言者，如以黃葉止小兒啼，坐斷中邊，超脫三際，謂之參活句，非學語之流所能解也。後世師法之，是之謂不朽，此應庵所以不得默默而但已。師頃掛錫天台護國，為元布袋所稱賞，請為第一座，軒然如野鶴之出雞林，自是諸方聲名籍甚。紹興丙子，余去郡三衢，乃遇諸途，少留于白鶴寺，夜話終夕，而論辯從橫，如大川東注，袞袞莫知窮極，如駕輕車就熟路，周遊四方而無留礙也。以是期此公必能振起楊岐一宗，後果遍住名山，所至雲衲歸重。最後天童法席尤盛，肩相摩，袂相屬，隨其根器，聞其法者，咸有所得，顯忠詮又其嶄嶄出頭角者。既住鳳山，即編類師生平所說為一帙，以傳後學，厥志可為勤矣。所謂從苗辯地，因語識人，則不可無此錄。然以正眼觀之，借使如珠走盤，空花亂墜，猶未是見應庵道理。斯事實難商擢，有志之士宜著精彩，則師之話行也必矣。松窻居士錢(端禮)序。

應菴和尚語錄目錄

序文(嚴康朝撰)
目錄
卷第一
　住處州玅嚴禪院語錄
　衢州桐山明果禪院語錄
　蘄州德章安國禪院語錄
卷第二
　饒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饒州東湖薦福禪院語錄
卷第三
　饒州莞山寶應禪院語錄
　廬山歸宗禪寺語錄
卷第四
　婺州寶林禪寺語錄
　婺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再住歸宗禪寺語錄
　江州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語錄
卷第五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卷第六
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小參
卷第七
法語上
卷第八
法語中
卷第九
法語下
書
卷第十
頌古
真贊
偈頌
佛事
塔銘祭文(附)

No. 1359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初住處州妙嚴禪院語錄

住湖州顯忠資福禪寺門人(守詮)等編

師受請　判府左司度疏，師拈示眾云：此是判府左司兩手分付，謂之無盡藏頂王三昧，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若也知得，更不重說偈言；若也未知，輒煩僧官對眾宣讀。
陞座，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天長地久。進云：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知恩方解報恩。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溪。師云：追風天馬戴麒麟。進云：非但左司承此善，學人禮拜謝師恩。師云：未放你在。僧禮拜，師云：脚跟下失却。
師乃云：寶劒揮空，乾坤失色，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死根株。有佛處不得住，地久天長；無佛處急走過，河清海晏。三千里外一句全提，更無絲毫滲漏，堪與佛祖為師作箇人天牓樣。正恁麼時，轉

凡成聖一句作麼生道？委悉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入院，上堂。僧問：遠離光孝，來赴妙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一別蓮城五日程。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老僧不曾動步。進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急須吐却。進云：昔日楊岐，今朝和尚。師云：這裏著不得。進云：爭柰公案現成？師云：將謂你是箇漢。僧云：咄。師云：未在。　師乃云：孤峰萬仞，鳥道虛玄，名利杳忘，是非頓絕。直得猿吟古木，虎嘯幽巖，碧落青霄，道人活計。雖然恁麼，更須知有人境俱奪向上一竅。乃竪拂，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言語動用了無交涉。且大道真體在什麼處？良久，云：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
出隊歸，上堂。透過鐵壁銀山、紅塵鬧市，全彰古佛家風；經過酒肆茶坊，突出衲僧巴鼻。冷笑諸方寒灰枯木，坐在無魂必死之地。妙嚴有些子神通，為汝諸人出氣。卓拄杖，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瞎驢受記。又卓一卓，下座。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劃一劃，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黃蘗老婆，大愚饒舌。佛法無多子，正眼瞎驢滅。驀拈拄杖，云：妙嚴突出拄杖，三人證龜成鼈。以拄杖卓一卓，云：拄杖子，善甄別，硬却脊梁，莫教漏泄。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一塊生鐵。遂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大丈夫須猛烈，打破從前伎倆，直下斬釘截鐵，拈却佛祖機，扳却繫驢橛。豈不見睦州為人太親切，拶得雲門脚折，後來兒孫不辨端倪，却向推門處辨別。若也恁麼參禪，驢年未得休歇，妙嚴不惜眉毛，與你當頭拈出。驀拈拄杖擲下，云：南贍部洲人常在，北鬱單越
上堂，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和尚家風？隋云：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畫簸箕？隋云：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師云：諸人還知大隋落處麼？妙嚴更為頌出：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肷[骨*歷]；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荊棘林中紅爛，破驢脊上蒼蠅。韓信臨朝底，洞山佛無光。者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什麼罪過？只如銅沙羅裏滿盛油，汝諸人又作麼生？良久，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不是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許你喫，若是佛

法，未夢見在。師云：鏡清放頑，佛祖也不柰何；若非玄沙深辯，來風幾被露柱吞却。有人辯得出，妙嚴兩手分付。
上堂。百草頭上，罷却干戈；萬仞峰前，縱橫遊戲。暗嗟魯祖面壁，一味祇貪瞌睡；翻笑睦州見僧，與我提一桶水。當恁麼時，臨濟喝若雷奔，也拈放一邊；德山棒如撒星，亦置之一處。妙嚴有一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遂畫一圓相，云：東山下，左邊底。
浴佛，上堂。僧問：黃面老子二千年前有一段不了底公案，請和尚為佗批判。師云：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進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莫謗佗好。進云：既是清淨法身，本無出沒，因甚年年將惡水潑佗？師云：要佗知痛痒。進云：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未審具什麼眼目？師云：盡大地人不知落處。進云：雲門大師雖則坐斷乾坤，爭柰落在釋迦老子圈繢裏？師云：賊是賊捉。師乃云：德山拆却佛殿，雲門一棒打殺麻三斤，殿裏底杖、林山下竹，筋鞭三遭、痛棒九到。洞山若作佛法商量，爛却舌頭；不作佛法商量，墮坑落塹。到這裏，黑漆拄杖有屈無叫處，古廟香爐雖冷，燒殺閻梨。正恁麼時如何？武陵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上堂，拈拄杖云：昔白雲端師翁道：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云：鐵壁鐵壁。師以拄杖卓一卓云：鐵壁鐵壁，急急如律令勑。下座。

衢州桐山明果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開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奉為判府、中書舍人、兩廳通判、闔郡文武尊官，伏願增崇祿位。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先住宣州彰教、後住平江虎丘山雲巖禪院隆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之恩，一任天下衲僧敲甎打瓦。遂斂衣就坐。烏巨山雪堂和尚白槌竟，師云：證第一義諦空，名師子吼。師子既吼，狐狼屏迹，異類潛蹤。莫有共相出手底麼？出來相見。僧問：德山入門便棒，是箇金剛圈；臨濟入門便喝，是箇金剛圈。只如睦州見僧便云：擔板漢是箇什麼？師云：是箇鐵塊子。進云：忽有箇道：是箇栗棘蓬。又作麼生？師云：刺頭入膠盆。僧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代功。師云：九九八十一。

師乃云：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言迹既盡，猶是就理變通，向衲僧門下未足觀光。是故從上佛祖提持正印、密付要旨 ，若不具別緇素，大眼目如何跂及？豈不見世尊在菩提樹下，明星現時成等正覺，爾時大地眾生同得同證，於四十九年曲盡老婆心。末後向百萬大眾前拈花，獨有迦葉微笑，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敢問諸人，且道有分付無分付？若道有分付，則埋沒迦葉師兄；若道無分付，則辜負釋迦老子。這裏若涇渭不分，則靈山付囑遂為虛設。正當恁麼時，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明果價增十倍；苟或未然，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叢林中商量，盡道保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有什麼交涉？殊不知二老被這僧一拶，直至而今扶不起。今日莫有為二老雪屈底麼？出來與明果相見，有麼？驀拈拄杖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則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其僧回，舉似米胡，胡深肯之。師云：米胡提本分鉗鎚，仰山展劒刃上事，二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向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上堂。九九九，釋迦老子不知有。翻轉面皮伸出毛，手握金剛鎚碎窠臼。突出無位真人，一一面南看北斗。下座。

浴佛，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佗陷穽。黃面老子末上賣峭，正是附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床，云：過這邊著，汝諸人還見明果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僧問：大慧禪師道：無之一字是斷生死刀子。還端的也無？師云：恁麼說話未夢見趙州在。進云：忽有人問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未審如何？師云：無。僧禮拜，乃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云：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時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佗道：致將一問來。

聖節，上堂。聖諦第一義，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乾坤依此而覆載，日月依此而照臨，虛空依此而寬廣，萬靈依此而變通。故我林下道人，依此學無為法，悟無生忍。且道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爐沉水一聲佛，仰祝吾
皇億萬年。

韓太尉入山上堂，舉：朱行軍入南際寺，齊僧執手爐行香，乃云：直下是，直下是。時有僧云：直下是什麼？行軍便偈。僧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喝，云：鈎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者僧著。師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劒，者僧披襟敢衝雪刃。雖然兩不相傷，爭柰二俱弄險？今日承宣太尉入山齋僧，雖無如是問答，須知此話已行。此話既行，且道說箇什麼？臥龍纔奮迅，丹鳳亦翱翔。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跳-兆+孛]跳，也出佗圈縶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

上堂。千溪水冷，萬壑雲寒，無位真人乾屎橛，金剛寶劒破牢關，多年曆日最靈驗，百尺竿頭子細看。瞎却眼，啞却口，無孔鐵鎚成隊走。且腦後一句是第幾機？喝一喝，云：耶舍塔中敲鐵磬，天台鴈蕩絕人行。復舉：趙州訪茱萸，至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以杖靠壁而出，師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生，爭柰明果未肯放過在。

上堂，舉：南院示眾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有僧出云：赤肉團上，壁玄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者瞎漢。便打。師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者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明果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若有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看。

上堂。少室巖上，風吹石裂；大徹堂前，冷灰豆爆。大丈夫漢，一刀兩斷。驀拈拄杖，云：汝諸人還知明果拄杖麼？良久，卓一卓，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上堂，舉：修山主頌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師云：坐殺修山主也。直饒不作一二會，不免入驢胎馬腹。是汝諸人十二時中行住坐臥，還知放身命處麼？豈不見道：不是河南便河北。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州云：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僧無語，州便打。者掠虛漢。師云：叢林中商量道，待佗道三喝四喝後如何，便與掀倒禪床；不然，拽坐具劈口摑；不然，拂袖便行；不然，更與一喝。恁麼說話，要稱為達磨兒孫，大遠在漆桶。參堂去！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雲門云：露。師云：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槌，虛空為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下座。

烏巨山雪堂和尚到，上堂云：臨濟三遭痛棒，高安灘上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深明黃蘗意旨 。山中兄弟雖然不多，各各病在膏肓，若非師叔和尚到來明果，豈敢妄通消息？少間，下座，與諸知事、頭首、大眾同伸拜請：伏望慈悲，痛垂發藥。
上堂。萬里無寸草，青天轟霹靂。十字街頭癡漢棒打不死，釣魚船上謝三郎一向賣峭。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溈山呵呵大笑。且道明什麼邊事？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云：离婁行處浪滔天。復舉：雪峰、巖頭、欽山參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溜麼道，龍潭也溜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你恁麼，佗後不得道見德山。雪竇拈云：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柰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打-丁+感]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佗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若盡令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師云：宗師非具透關眼，有格外機，臨垂手之際，又焉能辨其緇素？只如德山令行一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若從德山門下過，也是喫棒底漢。驀拈拄杖，云：還見德山麼？乃卓一卓，云：賊是小人。
月旦，上堂。召大眾，云：三日前，五日後，若不揮劒，漁父栖巢。明果有一轉語，也要諸人共知：犀因斷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下座。

蘄州德章安國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上堂。僧問：機不離位，用處停機即不問，未審萬機不到處如何通信？師云：一舉四十九。進云：坐斷十方去也。師云：你要啞却老僧口那？進云：和尚是什麼心行？師云：你也是什麼心行？進云：只這裏還著者一句子得麼？師云：著得千句萬句。進云：只如萬機不到處作麼生行李？師云：萬機不到處，七穿八穴。進云：爭柰淨躶躶無依、赤洒洒全露？師云：是上座得力處。進云：只如僧問香嚴：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香嚴道：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疎山具什麼眼腦不肯香嚴？師云：閣梨納敗愈甚。進云：肯諾不得全，還明得香嚴意也無？師云：爛却你舌頭。進云：肯則肯佗諸聖，諾即諾自己靈，香嚴不肯，疎山又如何話會？師云：平地上喫交。進云：疎山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道者合作麼生？清云：全歸肯諾。此理如何？師云：失却拄杖子。僧提起坐具，云：

爭柰者箇何？師云：錯認定盤星。進云：疎山道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還得[祝/土]頂[祝/土]底也無？師云：腦後見腮。進云：學人肯不存、諾不立時如何？師云：草裏輥。進云：任從天上輥，不向地中埋。師云：却較些子。僧禮拜，師云：得箇驢兒便喜懽。

師乃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天下老和尚也與麼，章山更與諸人為蛇畫足。卓一卓，云：萬機俱寢削，一箭中紅心。復舉：夾山會下有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劈脊打，僧云：和尚莫打某甲。又禮拜，亭又打，趕出。其僧舉似夾山，山云：會麼？僧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師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

上堂云：少室峰前漆桶話墮，曹溪路上賺殺闍梨，是汝諸人還曾夢見也未？豈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蟭螟蟲，吞却虎。復舉：臨濟問院主：什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糴得者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以柱杖劃一劃，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又打。黃龍南禪師拈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大溈喆和尚拈云：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師云：二老漢雖力荷綱宗，檢點來未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者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劒。

上堂，舉：芙蓉和尚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你還信否？芙蓉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是。曰：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法眼拈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法眼與麼道，正是盲人摸象。乃拈拄杖云：汝等諸人要見章山為人處麼？擲下，云：三十年後。

上堂，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否？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即今在什麼處？山乃推出枕子示之。溈山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云：若是劒刃上事，仰山何曾會用？忽有箇衲僧出來問章山：法身還解說法否？也只向佗道：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又問：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只對佗道：三生六十劫。

上堂，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上堂，舉：六祖受道之後，過法性寺，坐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不已。六祖曰：可容俗

流輒預高論否？二僧曰：願聞其義。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拈云：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饒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現成公案，坐斷諸訛。錯下註脚，挫折你腰。撩起便行，必死之疾。要須英俊，別有生涯。忽遇衝雲：俊鶻來時如何？縵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舉：臨濟在黃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 ，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喫飯？

上堂，舉鹽官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麼人打得？眾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師云：二尊宿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報恩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為鼓，須彌為槌，要打便打，莫問是誰。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數。直饒信得及去，大似掉棒打月，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什麼處著漆桶？參堂去！

上堂，舉：僧問幽溪和尚：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溪起，繞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溪與一踏。僧歸位立，溪云：汝與麼，我却不與麼；汝不與麼，我却與麼。僧擬進語，溪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師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何處更有幽溪？雖然，只如最初一踏，何似末後一踏？試檢點看。

浴佛，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至於拈花付囑，達磨安心，南北分宗，曹溪列派，向衲僧門下正如掘地覓天。以拂子劃一劃，云：正當今日是我如來大師慶誕之辰，天下叢林一年一度謂之浴佛。若喚作浴佛，喫棒有分；若不喚作浴佛，辜恩負義。豈不見遵布衲浴佛次，藥山遂問：汝只浴得者箇，要且浴那箇不得？布衲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去。師云：遵布衲當時若是箇漢，待佗道：浴那箇不得？便拈杓子劈面擲。雖然，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舉：慈明和尚或時方丈內以水一盆，上劄一口劒，下著一緉草鞋，膝上橫按拄杖，凡見僧入門便指，擬議便棒。師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低地下一轉語，待佗貪觀天上，却與一指。纔擬議，抜劒便斬。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趕散。

結夏，上堂。僧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時如何？師云：倒戈卸甲 。師乃拈拄杖橫按，云：住山僧某

甲，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老僧二千年前與十二大士同在光明藏中，親聞如來金口丁寧付囑，向二千年後為末世眾生廣演斯要，今正是時。報恩不敢囊藏被盖，更為諸人八字打開去也。以拄杖卓一卓，云：先請文殊大士向山僧拄杖頭上為諸人說安居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次當山僧重說偈言去也：文殊據虎頭，山僧収虎尾，中間諸菩薩，隨列生懽喜。復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虎丘和尚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佗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嚴教授請上堂，僧問：凝然湛寂，有辱宗風；廓尔現前，猶辜自己。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一槌便透。進云：風捲長空千里靜，日輪當午八方明。師云：未是上座放身命處。進云：只如僧問楊岐和尚：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此理如何？師云：癡人棒打不死。進云：未審那一脚落在什麼處？師云：你又醉也。進云：忽有人問和尚：如何是佛？未審如何對佗？師云：劈脊便棒。僧便禮拜，師云：不識痛痒漢。師乃云：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膱脂帽子、脫却尳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懽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謝維邪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貫，設饡飯一堂。至來日齋時，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師云：大小雪竇與克賓雪屈要且無合殺。下座。

解夏，上堂。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末，前程或有人問，未審對佗道什麼？門云：大眾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具殺活手段。雖然，若在報恩門下，更須勘過始得。下座。

上堂，舉：大愚芝和尚示眾：大家相聚喫莖蘿，若喚作一莖蘿，入地獄如箭射。師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下座。

上堂。盡大地無一粟米大，十有九箇刺頭入膠盆。有般瞎漢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盖為鑪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報恩更作死馬醫，未免撞入漆桶隊裏。復舉：金峰和尚一日因僧問訊，乃把住云：輒不得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峰與一掌，僧云：為什麼打某甲？峰云：我要者話行。師云：者僧雖深入虎穴，要且未具師子爪牙。金峰雖有師子爪牙，爭柰有頭無尾？汝等諸人還知報恩著力處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上堂，僧問：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 如何？師云：焦甎打著連底凍。進云：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佗？師云：一棒打殺。進云：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去也。師云：你向什麼處見巖頭？僧云：箚。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云：少賣弄。進云：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云：樂則同懽。僧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師云：放下著。復舉：趙州一日雪中倒叫云：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州便起去。師云：者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一般瞎漢便道：報恩扶強不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下座。

元正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僧又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為什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一人觜長三尺，一人項短二寸，若檢點得出，報恩今日失利。

為佛智師伯、雪堂師叔舉哀上堂，舉：大覺和尚順世謂眾云：我有一隻箭子，要付與人。時有僧出云：請和尚箭。大覺云：汝喚什麼作箭？其僧便喝，大覺打數棒。歸方丈次，喚其僧來問：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又打數棒，擲下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師云：大覺平生用一隻箭子穿天下衲僧鼻孔，因甚到者僧面前折却？眾中莫有為大覺雪屈底出來與報恩相見，有麼？如無，育王師伯、薦福師叔亦未免喫報恩手中痛棒。何故？有功者賞。

上堂，舉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佗作什麼？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恁麼則與和尚出隻

手去也。師云：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知羞耻。

饒州東湖薦福禪院語錄(并序)

左宣教郎饒州州學教授嚴(康朝)撰

臨濟正宗，九傳而至佛果。虎丘嫡嗣，當代唯其應庵。應庵以歷劫堅剛之心，見此道光明之本。天然師子吼，裂破野狐心。栗棘金圈，不容情解。銅頭鐵額，也斷命根。要識應庵宗綱，莫向此紙上卜度。壬申六月日日書。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僧問：居妙嚴已傳道譽，住大徹愈播嘉聲。布栗棘蓬於德章山中，擲金剛圈於鄱君國內。掃蕩盲禪暗證，建立直指單傳。未審如何是直指單傳底事？師云：無恁麼事。進云：有恁麼事。師云：坐斷舌頭。進云：瞎却了也。師云：穿過髑髏。進云：和尚也須照顧面門。師云：中。進云：端的瞎。師云：過這邊立。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 如何？師云：正要恁麼問。進云：三聖道：和尚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佗，是不肯佗？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如何理論？師云：脚跟下黑漫漫地。進云：恁麼則橫跨跛驢歸印土，倒騎鐵馬上須彌。師云：恠力亂神。僧禮拜，師乃云：天清地寧，時康道泰。摩醯正眼洞明，肘後靈符光彩。譬如善舞太阿，終不自傷其手。又如壯士展臂，不借佗力。既爾水到渠成，自然風行草偃。豈不見古德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能於心無心、於己無己、於彼無彼、於我無我，塵塵壁立萬仞，蕩蕩通徹十虛，如是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況饒城勝境、伏虎道場，因緣時節到來，大家拗折拄杖。且到家據令一句作麼生道？鍛烹佛祖大鉗鎚，要與楊岐作頭底。

上堂。現成公案，百匝千重，峻如嶮崖，平如鏡面。便恁麼去，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豈不見釋迦老子道：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驀拈拄杖，卓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謝首坐書記藏主上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靈利衲僧。僧云：某甲不與和尚葛藤。師云：已被纏倒了也。僧云：恰是。師云：一釣便上。問：十年謾與泛禪河，今古諸訛透不過，趙州喫茶即不問，

德山托鉢意如何？師云：一槌擊碎。進云：恁麼則天上天下去也。師云：仰望不及。進云：和尚因什麼高竪降旗？師云：老僧從來恁麼。進云：學人亦與麼時如何？師云：笑殺傍觀。進云：鍾未鳴，鼓未響，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此理如何？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只如德山歸方丈，有諸訛？沒諸訛？師云：也有諸訛，也沒諸訛。進云：和尚恁麼答話，莫不得麼？師云：也得，也不得。進云：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巖頭恁麼道，還端的也無？師云：脚跟下黑洞洞地。僧云：礫破面門也。師云：作麼生是末後句？僧便喝，師云：更參三十年。進云：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云：路入桃源深處行。進云：德山次日陞堂，與尋常迥別，巖頭道：且喜老漢會末後句，要且只得三年。三年後果化去，又作麼生？師云：一不成，二不是。進云：又與麼去也。師云：爭恠得老僧？進云：只如德山陞堂迥別，巖頭道：只得三年。為復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師云：總不與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分身百草頭。僧云：掀倒禪床去也。師云：只恐不是玉。僧禮拜。
師乃舉：趙州會下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趙州，州云：總教伊作第二座。主事云：教誰作第一座？州云：裝香著。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師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群動眾，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不免從頭注過，第一座鐵眼銅睛覿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佗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不會。岐云：湖南長老。師云：大小楊岐，話作兩橛。且道薦福為人，眼在什麼處？久立。
上堂，舉：臨濟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云：你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後到三聖，遂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聖便打，師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什麼處去也？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明遂問：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來？泉左右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遂作虎聲，明以坐具打一下，泉遂推慈明就坐，明却作虎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二老漢當時若踏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臨濟有四賓主話，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眼是埃塵。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腦後薦取。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東行不見西行利。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脚下泥深三尺。　師乃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且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你自己。雲門云：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有人路上請老僧齋，你也隨例得飯喫。師云：玄沙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雲門雖有活人劒，且無殺人刀。雖然，二俱不了，落在薦福手裏。且如何折合？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輸賦王租了，皷腹唱謳歌。

上堂，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法眼恁麼說話，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忽有人問薦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佗道：死。久立。

祈雪，上堂。夜來得一番雪，子細思量，有五件奇特事：應時應節，灾殃殄滅，能除惱熱，眾人定疊，又見老鴉頭白。且道衲僧門下畢竟如何？文殊疾走無邊方，普賢眼裏重添屑。

上堂，舉德山一日有僧纔相看，便近前作相撲勢，山云：你恁麼無禮，合喫山僧手中棒。僧拂袖出去，山云：饒你與麼，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便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山云：汝天然有眼。僧以手擘開眼，云：猫。山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云：者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後，雲鬢未梳時。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東山師翁有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蘂，簸土揚塵沒處尋，擡頭撞著自家底。師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上堂。平地上著衣喫飯，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輕如鴻毛、重如泰山，不必較之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知佗是真是偽。衲僧家口似血盆、舌如利刀，到者裏因什麼口似匾擔，東湖借路經過？驀拈拄杖，云：且道尋常在什麼處著到？乃擲下，云：橫身當宇宙，一句定綱宗。

上堂，舉：昔日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劒於前云：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否？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後來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

主。師云：隨斃貶漢。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師云：將蝦釣鰲。汾陽別云：知師不恪。師云：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劒，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師云：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遇著瞎波斯。師云：誣人之罪。琅琊云：罰賓好一口劒，爭柰劒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躑。師云：賊過後張弓 。復云：者一隊漢被山僧勦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修身練行，恐辱先也。
因雪，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冷水浸冬瓜，大家厮淈[泳- 永+盾]。雖然，淈[泳- 永+盾]中却有箇分曉處。驀拈拄杖，云：山僧夜來吟得箇山偈，舉似大眾：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此是雪詩。乃對佗道：冬行春令。便下座。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閻梨。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也遲一刻。
上堂，舉：明招到泉州坦和尚處，坦上堂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令小師問明招，明招云：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師云：我聞獨眼龍果然只具一隻眼。忽有衲僧出來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劈脊便棒。更問：如何是一人所在？便與連夜趕出。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饒州薨山寶應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上堂。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恁麼時，盡乾坤大地人性命總在應庵手裏。雖然如是，大丈夫漢阿誰無一坐具地？直饒千佛出世，要侵他底不得。何故？盖緣祖父契書四至分明，既過至鑑，難逃今日，不免圓却此話。乃竪起拂子，云：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狐鳴，師子吼；師子吼，野狐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槌胸，未是苦在。

病起，上堂。法身病，色身即是法身；色身病，法身即是色身。如是次第，自幼至老，病至膏肓，神醫拱手處萬病脫然，直下正體如如更轉向那邊，然後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故能顯示攢簇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覓起處不得，普入一切眾生身內，全眾生之病，入大解脫門，證無生法忍，始可津濟四生、梯航九有。若不如是，空病何為？敢問諸人：只如山僧許多時病，且道與適來所說之病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見老僧在；若道是別，亦未見老僧在。何故？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盡大地不是自己，你諸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措足？直饒滴水氷生，要且事不相涉。豈不見大梅悟心於馬祖言下，臨濟契證於黃蘗棒頭？雖然，衲僧門下又且不然。何也？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上堂，舉：子胡和尚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子胡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胡狗？胡云：嗥！嗥！臨濟下二僧來參，方揭簾，胡云：看狗！二僧回顧，子胡便歸方丈。師云：二僧若親從臨濟來，子胡要歸方丈未可。者老漢雖慣得其便，爭柰咬者僧不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大底大、小底小；十五日已後，小底小、大底大；正當十五日，不大、不小。且道：是佛耶？是祖耶？是凡耶？是聖耶？是人耶？是非人那？擬議不來劈脊[利-禾+婁]，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舉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又僧問趙州：如何是道？云：墻外底。又僧問白雲：如何是道？云：始平郡。如何是道中人？云：赤心為主。師云：且道這三句是同是別？若道

同，語又參差；若道別，佛法不到。今日還緇素得出麼？若緇素得出，莞山拄杖兩手分付；若緇素不出，它日它日撞著聱頭去在。

廬山歸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凡為善知識居此室者，須行五無間業，然後示以鑊湯爐炭、刀山釰樹、碓搗磨磨，謂之抽釘拔楔、解黏去縛。若是下劣種草，必定望崖而退，唯是法王真子始可親近。正恁麼時如何？喝一喝，便起。

上堂。僧問：昔年王右軍捨宅為寺，天下歸宗道場，直得三世諸佛時時出現，歷代祖師日日開堂。正恁麼時，截斷眾流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渠儂得自由。進云：捩轉大地人鼻孔，忽遇知有底人來，如何相見？師云：列在下風。進云：善財別後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閑。師云：須是與麼。進云：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如何是全提時節？師云：賺殺閣梨。師乃云：一句子銅頭鐵額，一句子半合半開，一句子和泥合水，揭示拈花要旨 ，洞明少室家風，掀翻今古葛藤，坐斷明暗途轍。苟能直下承當，頓見本來面目，不必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一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豈不見？昔日有僧辭歸宗，宗問：向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問：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你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蘗聞，云：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屙轆轤地，唯有歸宗較些子。圓悟師翁道：若非黃蘗深辨端倪，洎乎勞而無功。師云：二尊宿只解扶強，不能扶弱。若作一味禪，入地獄如箭，其或別有生涯，何異鏤氷作玉？且道節角在什麼處？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真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未審明什麼邊事？師云：佗是關西子，愛說川僧話。復舉：三聖問雪峰：透綱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歸宗恁麼說話，還見二老落處麼？諸人若辨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辨不出，諸人性命在歸宗手裏。珍重！

檀越裝佛，上堂云：正眼洞明，十虛無間。直下坐斷情塵意想，不落玄沙機關。只向生佛已前，識取本來面目。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恁麼中不恁麼，剗草除根；不恁麼中却恁麼，同生同死。正如壯士展臂，不假佗力；又如師子王游戲，得大自在。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正恁麼時，歸宗如何折合？百寶裝嚴無相身，一超直入如來地。復舉：昔毗藍園裏，摩耶聖母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金軀，四顧周行各七步，作大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云：達之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裝嚴釋迦老子。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一人打殺，一人成就；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這裏覷得透去，堪為如來種草。苟或未然，山僧有一頌舉似諸人：跛脚雲門言打殺，達之居士示全身。當陽出格無多子，報佛深恩只兩人。

化主請上堂。法身無相而諸相顯然，法眼無瑕而群機洞照。所以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至於歷代祖師，撩鉤搭索，路布葛藤，無不精徹淵奧，通證十虛。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時有西蜀比丘希慧，從那伽大定安詳而起，不離是定，入諸塵勞門，成就一切眾生行願海。此心既辨，克就今辰營備齋羞，供養釋迦如來五百十六應真大阿羅漢。且道釋迦老子還來也無？若道來，即今在什麼處？若道不來，又供養箇什麼？諸人向這裏覷得透，便與釋迦老子同一心知、同一眼見、同一受用。其或未然，歸宗更下箇註脚。但願東風齊著力，年年吹入我門來。

復舉：丹霞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霞云：喫飯也未？僧云：喫飯了。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後來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因什麼却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汝道我瞎得麼？師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這僧落處，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上堂，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被雲門一棒打開了也。還有為眾竭力底麼？出來為雲門作主，與歸宗相見。

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臈月火燒山。師云：香林恁麼道，老鼠入牛角。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佗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日，上堂。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雀噪鵐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雨順風調，民安國泰。有一句子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子到你，瞎却你眼。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頭不梳、

面不洗，知佗是凡是聖？驀拍禪床一下，云：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獃，常州人打爺。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佗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
靈濟王生日，上堂。大方無外，大道無門。大用全彰，大機普應。洞明向上家風，顯示今時樞要。靈從何來？包法界以無邊；聖從何起？置毫末而非隘。直靈無功，其功廣大；真聖無體，其體充滿。譬如虛空具含眾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通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人同人。如是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耶舍開山，不見半邊鼻孔；拭眼革律，打失一雙耳朵。驀拈拄杖，云：二老今日向山僧拄杖頭上慶賀靈濟生辰，各與二十拄杖。何故？當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什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
上堂：釋迦老子道：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一動一靜，一出一入，是非窟裏，鬧布門頭，劒樹刀山，鑊湯爐炭。且道是一乘法不是一乘法？齪漢不要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其間有一箇半箇撩起便行，脚跟下好與三十拄杖。豈不見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大小雲門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上堂，舉：歸宗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乃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向後忽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宗云：這一片地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宗踢倒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某甲未喫茶。宗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泉休去。五祖戒拈云：南泉只解作主。師云：五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南泉貪杯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共發明馬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新鑄鍾，上堂。示眾：有大智人，具大知見，啟大爐鞴，奮大鉗鎚，然後示大機、顯大用，於二百日中成此大法器、住大解脫門，亘千萬億劫震大圓音、空明暗相，以此津濟四生、以此梯航九有、以此祈祥懺罪、以此息苦停酸、以此揭示頂門正眼、以此流通佛祖慧命，直得星飛電捲、山色凝光、鳳舞鸞翔、龍馳虎驟。豈不見玄沙和尚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

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苟能於此洞明，便見玄沙老子即今向紫霄峯下、拭眼堂前，騎聲盖色，坐斷十方；脫或未然，塞却耳根，分明聽取。

元正日，上堂。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師云：深沙努眼睛。師乃云：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山河。釋迦彌勒，坐籌帷幄；耶舍拭眼，罷戰沙場。且道功成名遂一句作麼生道？萬人遐仰處，紅日到中天。

上堂，舉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塊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師云：老宿恁麼道，縱知因禪師落處，銜鐵負鞍有日在。這裏著得眼去，也是徐六擔板。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問高峰云：此去華頂有幾里？峰云：什麼處去來？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峰云：是多少？士云：一二三。峰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峰云：纔道七，便有八。士云：得也，得也。峰云：一任添取。士云：不得堂堂道。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峰云：好箇問訊，問不著人。士云：將為，將為。師拈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鋒，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佗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絞，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麼頂峰未曾到？只如高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龐居士訪長髭，值上堂，大眾集定，士便出云：各請自撿好。長髭便示眾，士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公，請師答話。髭云：識龐公麼？僧云：不識。士便搦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語，士托開。髭少間却問士云：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云：待伊甘始得。髭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云：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髭云：不好箇什麼？士云：阿師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師拈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覿面提持，斬釘截鐵。龐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髭久經陣敵，慣戰作家，至嶮至危處，愈見八面玲瓏。歸宗大眾集定，其間設有一箇半箇善能自檢，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

退，請再歸。上堂：釋迦老子道不著底句，歸宗今日道著；達磨祖師拈不出底機，歸宗今日拈出。從上佛祖百孔千瘡，一切與汝諸人塞却，便好各各安家樂業，照管祖父田園，自然時清道泰，雨順風調，吹無孔笛，唱太平歌，不妨快活平生。雖然，以世諦推之，則有利有害；若以佛法商量，則無固無必。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

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是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免高挂鉢囊，拗折拄杖。且坐斷金輪峰一句作麼生道？如斯標志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復舉：南禪師出城還山，有頌示眾：去時一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師云：南禪師好則好，祇是愛便宜。山僧也有一頌舉似大眾：去時冒雨連宵去，回來帶水又拖泥。自怪一生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

塑佛開光明，示眾云：達之居士以無礙智力洞明吾佛相好，以無礙辯才成就一切奇特殊勝不可思議解脫門，設使虛空為口、江海為舌，盡塵沙劫讚歎而莫得其彷彿矣。且道釋迦老子是有光明可開、是無光明可開？若道有光明可開，歸宗當墮五無間獄；若道無光明可開，盡乾坤大地無一人發菩提心。到箇裏，苟非契證從上諸佛妙心，又焉能觀瞻如來勝妙頂相？正當恁麼時如何？當陽拈出真消息，豈教辜負釋迦文？

上堂：披毛戴角，拽把牽犁。耕荊棘林，下地獄種。開三毒華，結無明果。是故見者聞者，悉起惡念。惡念起時，充塞虛空。即虛空體，證魔王身。正當恁麼時，誰是施者？誰是受者？箇裏緇素得出，許你諸人有出身路。苟或未然，且道佛之與魔，是一是二？一二之義，汝等諸人且莫瞌睡。為甚如此？三十三天趯氣毬。

上堂，僧問：擘開華嶽，巨靈謾騁其威；百步穿楊，由基未為中的。祖師門下如何理論？師云：透頂透底。進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向上問將來。進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師云：未是向上事在。進云：記得僧問濛溪和尚云：不落凡聖機，請師別道。溪鳴指三下，此意如何？師云：傷鋒犯手。進云：巖巒峭峻，如何趁途？溪良久又作麼生？師云：莫向良久處會。進云：祇如濛溪恁麼答話，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濛溪為人處？師云：敗也，敗也。進云：祇如這僧道：濛溪今日瓦解氷消。未審過在甚處？師云：看闍梨失却鼻孔。進云：溪擲下拂子，僧拈起，溪便喝，僧呵呵大笑云：事不孤起。此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恁僧會了恁麼道。師云：正好檢點。進云：祇如濛溪道：暗中拼繩，誰辨曲直？僧云：拘劒傷身，是誰之咎？又作麼生？師云：二俱瞎漢。進云：未審者兩轉語那一轉親？師云：總不親。進云：恁麼則歸宗今日出古人一頭地也。師云：莫要埋沒老僧。進云：僧拂袖便行，溪云：難遇此子。意作麼生？師云：笑破乞兒口。進云：祇如濛溪恁麼道，為復成人之美？為復陷虎之機？師云：坐斷咽喉。進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師云：一釣便上。僧禮拜，師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

本心，非心非本法。是汝諸人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祖師一時打開了也，歸宗更為破慳。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訪洛浦，士拜起，云：仲夏毒熱，孟冬薄寒。浦云：莫錯。士云：龐公年老。浦云：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云：患聾作麼？浦云：放你三十棒。士云：啞却我口，瞎却你眼。師云：龐居士雖是煅了底金，要且未經本分鉗鎚；洛浦雖輕，放過歸宗，不免賊過後張弓。當時待佗道：仲夏毒熱，孟冬薄寒。便與趕出。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好事當陽難掩塞。歸宗突出拄杖頭，閑神野鬼俱消滅。俱消滅，砌下寒泉忽倒流，嶺上白雲不敢白。
復舉：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莖草與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下座。
上堂。僧問：林泉日永，殿閣凉生，時節因緣即且置，百丈捲席事如何？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進云：祇如馬祖歸方丈作麼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首山道：龍袖拂開全體現。又作麼生？師云：刺頭入膠盆。進云：汾陽道：師意如何？首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豈不是明百丈捲席意？師云：兩箇無孔鐵鎚。進云：汾陽於言下悟去，還端的也無？師云：聽事不真，喚鍾作甕。進云：汾陽如此悟去，也合喫歸宗手中棒。師云：過在什麼處？進云：貪觀山色好，忘却祖師禪。師云：闍梨棒教誰喫？僧禮拜，云：謝師答話。
師乃舉：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云：這裏是。師拈云：大小大風穴，不會轉身句。
上堂云：從上佛祖道：不得底，拈不出底。歸宗今日盡情與你諸人拈出：有般漆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有般漆桶見拄杖不喚作拄杖。似這般底，向歸宗門下總是擔枷帶鎖漢。五十年前，一百年後，拳趯相副，箭鋒相拄。且道為什麼人發機？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云：參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教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婺州寶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受請，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 如何？師云：斬釘截鐵。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隨邪逐惡。進云：恁麼則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不是恁麼。師乃云：孤峰頂上，聳壑昂霄，好不資一毫；十字街頭，和泥合水，醜不資一毫。如是，則在彼在此，同得同用。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到箇裏，推倒須彌，飲乾大海，於其中間，出沒卷舒，了無妨礙。且應緣利物一句作麼生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當晚，小參。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進云：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一刀兩段。進云：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師云：猶欠一半在。問：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皆不識。如何是彌勒？師云：是甚乾屎橛？進云：若然者，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師云：你無佛性，觀作什麼？僧禮拜。

師乃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這老漢四稜榻地了也，是汝諸人還識得也未？若識得，正是眼中添屑；若不識，寶林有過。便下座。

上堂，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老臊胡當時若知有轉身句，是你諸人未免橫屍露骨。且道寶林恁麼告報，還有地頭也無？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謝知事，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祇如一喝未施已前，還有賓主也無？既分之後，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者裏緇素得出，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祇如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且一喝落在什麼處？橫按鎮鄜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上堂云：佛祖正印，衲僧磊苴，有眼如盲，有口如啞。更問如何？可知禮也。

上堂，舉：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佗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

裏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云：興化門墻千仞，從來家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上堂，舉：安國挺禪師因僧問五祖：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挺禪師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師云：五祖不合默然，好與二十棒。挺禪師不合道：大德！正興一念時，是真性中緣起。也與二十棒。其僧言下不合大悟，也與二十棒。且道寶林還有過也無？也與二十棒。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賣笊籬撲倒在地，靈照便去身邊臥，士云：作麼？照云：見爺倒地，特來相扶。師云：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擊禪床，下座。

上堂：盡乾坤大地，撮來無一絲毫許。你諸人向甚處安身立命？直饒倜儻分明去，未免無繩自縛。且道寶林恁麼，還有著力處也無？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林。此意如何？師云：兩箇漆桶失却鼻孔。進云：是什麼人收得？師云：是上座。進云：爭柰不亂拈出？師云：賊身已露。進云：祇如楊岐道：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無為人處。進云：許多葛藤向甚麼處著？師云：虛空裏著。進云：虛空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作麼生著？師云：恰好。進云：楊岐亦喝，慈明又喝，意作麼生？師云：平地喫交。進云：爭柰楊岐一拳還一拳，一趯還一趯？師云：莫謗楊岐好。進云：見成公案。師云：何不拈出？僧便喝，師云：有甚交涉？　師乃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量才補職，捨重從輕。二百個衲僧，一百九十九箇匙挑不上。且道那一箇著在甚麼處？瞎漢，歸堂去。

冬至，上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衲僧活計，不在兩頭。有般癡漢便問：未審在什麼處？似者般底，不打更待何時？且道寶林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試定當看。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死心和尚拈云：如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屎堆裏虫。師云：兩箇漆桶一時話墮了，更添一枚。如何是般若體？相見便無禮。如何是般若用？從來愛打鬨。且道三箇漆桶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具頂門眼。

退院，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有般漆桶，便向不去不住處坐地，無異蚊蚋。以足欲探滄溟之深淺，其可得乎？豈不見古人道：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

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祇如死心和尚一日挾火示僧云：若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是你諸人還緇素得出麼？苟或未然，珍重五湖雲水客，笑看千嶂起風雷。

婺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上堂。僧問：祇者是埋沒自己，祇者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云：玉筯撐虎口。進云：一言金石譚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云：莫瞞老僧好。進云：和尚得恁麼絮那？師云：你莫作絮會。進云：爭柰步步相隨，言言見諦。師云：却是你絮。　師乃云：古佛家風，遇古佛然後拈出；大人境界，見大人乃可顯揚。今日朝旆臨筵，人天普集。古佛家風既展，大人境界全彰。揭示摩醯正眼，洞明少室真機。頓契佛祖不傳妙心，開悟父母未生面目。直下斬釘截鐵，猶是把纜放船。苟若說心說性，未免和泥合水。這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萬靈同轍。淨躶躶，沒虛空；赤洒洒，無空缺。雖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滅壞有為之相；雖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如是，則如鍾在虡，扣之則鳴；似鏡臨臺，物來斯照。於其中間，應變萬差，出沒卷舒，得大自在。祇如應真不借一句又作麼生？雙溪源脉深無底，濟物曾無有倦時。

復舉：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畢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我將為你是箇俗漢。師云：風行草偃，葉落知秋。臨濟雖本分鉗鎚，常侍乃頂門具眼。祇如今日　判府殿撰正言入山與老僧相見，雖無僧堂可至，亦無佛法商量，祇者便是出佗一頭地處。且道以何為驗？以此為驗。

上堂，舉趙州和尚一日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州轉身，僧收坐具便行，州云：苦！苦！僧撫掌呵呵大笑，師云：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琨毬，秘魔杈下捉老鼠。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師云：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舉：灌溪初參臨濟，纔跨門，濟驀胸擒住，溪便云：領！領！濟便托開，師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鎮州十字街

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未放佗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 。
上堂，舉龍牙和尚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西院云：祇如龍牙與麼道，還扶得也無？雲門云：須禮拜雲居始得。西院云：傍觀者哂。師云：龍牙若非西院當頭坐斷，幾乎打破蔡州。雲門冷處著把火，義出豐年。光孝過犯彌天，一任諸方檢點。

再住歸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寺，上堂。僧問：灌溪初參臨濟，纔跨門，濟驀胸擒住，未審是何宗旨 ？師云：無宗旨 。進云：灌溪見箇什麼道理？便云：領，領。師云：無道理可見。進云：爭柰眼似銅鈴轉？師云：你向什麼處見二老宿？僧便喝，師云：蝦跳不出斗。　師乃云：大道無方所，從容寰海間，幾思歸隱處，安樂在廬山。如是也，周旋舊日家風，豈敢忘更途轍？再禮耶舍相好，重瞻拭眼慈容，祇要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所以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在彼在此，本無間然；一去一來，豈有二相？雖然，猶是業識茫茫。且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雲靜日月正，雪晴天地春。
上堂：寶劒未施，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古鏡未彰，盡十方世界向甚處出頭？這般野狐見解，是諸方普請會底，汝等諸人作麼生折合？片雲歸洞晚，斜日去天低。
入羅漢五臟，示眾云：黃面老人乾屎橛，參隨一火爛泥團，心肝腸胃 皆條直，[蕖- 各+束]飯茶花照膽寒。佛法雖然未夢見，神通却許入雲端，應須痛念歸宗寺，時復持盂下翠巒。
上堂，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舉僧問徑山：掩息如灰時如何？山云：猶是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山云：耕人田不種。僧云：畢竟如何？山云：禾熟不臨場。師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窻明月，和氣蕩然。正恁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即且置，祇如這僧問徑山：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萬杉和尚到，上堂。大底大，小底小，長底長，短底短，曲底曲，直底直，方底方，圓底圓，正底正，邪底邪，為復是佛耶？是菩薩耶？是羅漢耶？是聖僧耶？是鬼神耶？是天仙耶？我昔聞是法，未曾妄宣說。是義非義是，隨義隨非是。非義非非義是，隨句墮。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作佛法商量，老僧活陷地獄。是你諸人還緇素得出麼？苟或未然，少間下座。同知事頭首攀請新萬杉和尚為眾說破。

上堂，舉：僧問梁山和尚：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後不為冤。僧云：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僧云：莫便是佗放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是活水龍？山云：興雲不吐霧。僧云：忽遇傾湫倒岳來時如何？山下禪床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師云：梁山和尚與賊相戰，兵刃交接，填然鼓之。雖不弃甲曳兵而走，要且祇解戰賊，不能殺賊。忽有人問歸宗：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棒。何故？豈不見道：齊之以禮，

上堂，舉：百丈和尚示眾云：汝開田了，我與汝說大義。僧云：開田了，請和尚說大義。丈展兩手，白雲端和尚拈云：百丈說大義祇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向什麼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得知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師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道理，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為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為復別有道理？汝諸人若撿點得出，歸宗拄杖子兩手分付；苟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上堂，舉溈山問雲巖云：承聞子在藥山，是否？巖云：是。溈云：藥山大人相作麼生？巖云：涅槃後有。山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洒不著。雲巖却問：未審百丈大人相作麼生？山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師云：二尊宿說大人相，何異指鹿為馬？忽有人問歸宗：虎丘大人相作麼生？祇對佗道：九九百百，半青半白。

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有僧問云：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雲峰悅，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師云：我且問你諸人：雲峰恁麼拈提，為復是見睦州意耶？明睦州語耶？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久立，伏惟珍重。

上堂，僧問：藥山小參不點燈，德山小參不答話，未審意旨 如何？師云：二俱瞎漢。僧云：可謂端居坐底人，意氣衝斗牛。師云：不

是這箇道理。僧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師云：切忌錯承當。僧又問：崇壽和尚道：識得橙子，周匝有餘。未審和尚還肯佗也無？師云：老僧深肯佗。僧云：雲門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又作麼生？師云：穿却鼻孔。僧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又作麼生？師云：君子懷義。僧云：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有何不可？僧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師云：猶帶文彩在。僧禮拜，　師乃云：識得橙子，周匝有餘；識得橙子，天地懸殊。若向周匝有餘處會，理上偏枯；若向天地懸殊處會，事上偏枯。且道歸宗為人在什麼處？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舉：丹霞訪忠國師，值國師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者云：在則在，祇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舉似國師，師打侍者二十棒，趕出院。霞聞，云：不謬為南陽國師。師云：侍者喫棒出院，盖千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故雖好手，爭柰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舉弘覺禪師一日問僧：看者是什麼經？僧云：維摩經。弘覺云：我不問維摩經，看者是什麼經？其僧言下知歸。師云：可憐者僧被弘覺活埋在荒草裏。諸人若定當得出，明窻下安排；苟或未然，一任敲甎打瓦。
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三十三天、二十八宿，盡在歸宗拄杖頭上結夏，歸宗為伊說一字法門。過去恒沙劫有寶花王如來，分付老僧向二千一百丹，五載後對眾顯示。我等比丘今正是時，且道一字法門作麼生說？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唵薩哩嚩吽嚩吒娑訶。復有偈舉似大眾：金錫罷游留靠壁，草鞋乾曬待秋風。且那長夏深思省，看是平生有底功。真實行藏宜保惜，虗頭伎倆疾消鎔。老僧豈是多饒舌，要與諸人氣味同。
上堂，召大眾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胡張三、黑李四，知佗是有耶？是無耶？歸宗若放過，燈籠露柱、若草若木，盡欺你諸人去也；若不放過，你諸人如何湊泊？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請監收，上堂。僧問：三玄三要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云：狗齩枯骨。進云：臨濟示眾云：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未審意旨 作麼生？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忽若有人出來掀倒禪床又作麼生？師云：賊過後張弓。進云：未審此二人那箇受得人天供養？師云：總受不得。進云：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為什麼受道不得？師云：且緩緩。僧問：廣達咨和尚：三通鼓罷，大眾雲臻，請師說法。師云：達。進云：莫恠渠儂多意

氣，佗家曾踏上頭關。師云：你被老僧達殺了也。進云：和尚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師云：如何是活人劒？進云：喝下已分泥水路，箇中消息有誰知？師云：如何是殺人刀？僧云：已在言前。師云：何曾道著？　師乃云：古來為法老尊宿，荷眾曾無有倦時，況是年來衰落甚，動為多與行相違？應須痛念平生事，著意披襟善護持，顆粒果能無滲漏，少林初不隔毫釐。

江州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盡向者裏釘樁搖櫓。新東林為你諸人解纜放船，未說超宗異目，若得齊眉共矚，亦可明窓下安排。苟或如之若何？未免欄腮摑出。

上堂。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 ，甘露乃蔗栖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頭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祇為喚作拳頭。雪竇拈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師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蔗栖之園。

上堂，舉：丹霞因過一院，值凝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火向。院主偶見，呵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院主自後眉鬚墮落。師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上堂，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向古廟裏避得過。師云：眾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明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佗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興化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上堂。鷲嶺拈花，少林直指。指空畫空，泥裏洗土。如來禪，烈焰光中綻白蓮。祖師意，海底紅塵成陣起。透得過，權實照用一鎚打破。透不過，葛藤窠裏長年打坐。總不與麼，喚取瞎驢來拽磨。

上堂，舉：教中道：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師云：三十年前聞恁麼道，笑而不已；三十年後聞恁麼道，喜而不寐。是汝諸人聞東林恁麼道，還緇素得出麼？若緇素不出，聽取一頌：心佛及眾生，笑而還復喜，笑喜本無根，緇素誠有旨 。千古萬古人，幾箇識道理？道理深，何處尋？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離三德六味，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祇怕你不問。僧云：請師道。門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師云：雲門不負者僧來問，未免落在陷穽中。是你諸人若向者裏會得，許你高步毗盧頂。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寺開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判府安撫留守端明尚書暨闔府勳貴同資祿算。又拈香云：奉為前住平江府虎丘山隆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坐。保寧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若也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何妨出眾決疑？僧問：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付蔣山。未審千聖不借底機如何舉唱？師云：直下薦取。僧云：恁麼則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師云：穿天下衲僧鼻孔。僧云：一句迥超今古格，萬年仰祝　聖明君。師云：滿口道著。僧云：祇如不借底機如何分付？師云：腦後看。僧云：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金圈栗棘蓬。師云：正是老僧用底。僧云：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又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真，喚鍾作甕。僧云：靈山拈花，分付正法眼藏。蔣山今日開堂，有何垂示？師云：還見麼？僧云：今日一會，不異靈山。師云：更出佗一頭地。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救得一半。師乃云：金剛正體，融攝十虛。透頂透底絕羅籠，亘古亘今無向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當頭坐斷，千眼頓開。天地以此和氣，萬象以此發輝。諸佛以此出世，祖師以此西來。衲僧以此闢選佛場，啟大爐鞴。拈本分鉗鎚，碎邪師窠臼。於其中間，一箇半箇按下雲頭。一旦知非洞明生佛已前一段大事，不在一剎那間，頓入不思議大解脫門。所謂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是故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云：待一切眾生悉皆成佛，了眾生界空，然後發菩提心。豈不是龍馳虎驟，香象渡河。又如師子筋琴，撫之則群音頓絕。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德山有棒無下手處，臨濟有喝無開口分。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彔木，敲床竪拂，瞬目揚眉，指東劃西，皷脣搖舌，亦未免依草附木。雖然，一向恁麼去，何止法堂草深一丈，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豈不見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下，無著菩薩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天親云：說這箇法，唯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看佗過量人，

提持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發過量機，顯過量用。不妨頭正尾正，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嘔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畢竟承誰恩力？紫煙籠帝闕，瑞氣遶天津。

上堂。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驀拈拄杖，云：是汝諸人還見蔣山拄杖麼？卓一卓，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上堂，舉：僧問趙州：夜升兜率，晝降閻浮，為甚摩尼珠不現？州云：道什麼？僧擬進語，州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云：這一則公案，諸方未曾有批判者。蔣山今日為諸人著一轉語，洗脚上船。

焚眾僧髮，拈火把云：一呼善來，鬚髮自落。積累既多，無處安著。普請大眾，把火燒却。且道燒却後如何？不用撥灰求舍利，無邊頂相放毫光。

開爐，上堂。三世諸佛吞却火焰，火焰燒殺三世諸佛。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棒打不碎底，填溝塞壑；刀斫不入底，臥雪眠霜。作世諦商量也得，作佛法流布也得。渾崙吞却，三十年後有人索飯錢在，直饒爛嚼白湯嚥下，未免黏牙帶齒。且道蔣山為人在什麼處？爛研巴豆三千顆，瀉却諸方五味禪。

元正，上堂。元正啟祚，更無回互，萬物咸新，截鐵斬釘。應時納祐，跳出窠臼，孟春猶寒，言端語端。知事頭首，各各希有，雲堂大眾，雍容鄭重。蔣山恁麼說話，且道在裏許？不在裏許？若在裏許，未免是箇流俗阿師；不在裏許，又著在什麼處？所以道：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舉：教中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師云：思是聞之本，聞是思之用。且道作麼生說箇入底道理？青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脣。

上堂。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善因招惡果；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刻冀作旃檀。蔣山恁麼著語，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不因風撼庭前樹，爭見山花入袖香？

長蘆到，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夙世冤家，同門出入。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見佛見祖，如風過樹。隔江見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未足觀光，直須眉毛廝結，同生同死。且道五逆聞雷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上大人，丘乙己。

佛生日，上堂云：鐵壁，鐵壁，從來真實號之曰佛，常在苦海中立，風吹不入、水灑不濕、棒打不入，是故以本願力撈摝眾生不息。雲門忍俊不禁，打與狗喫，此意深密，非語默可及。四月八日是渠誕迹，露柱燒香湯已畢，大家送至龕室，泥人揩背，一拶骨

出，忽然怒發，打瞎頂門一隻，直至而今叫屈。屈！屈！屈！堪述，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咄！咄！咄！

上堂，云：趙州喫茶，我也怕佗；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聖節上堂云：天上無雙日，閻浮一至尊。萬年松不老，聖壽等乾坤。

普請栽松，上堂。舉：臨濟在黃蘗栽松次，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钁打地三下。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三下，作噓噓聲。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溈山問仰山：黃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云：雖然如是，吾也要知，但舉看。仰云：有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師云：黃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向钁頭邊甘自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即止？當時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是頭正尾正？蔣山今日捋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卓，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佗師子兒。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半暗半明；十五日已後，半明半暗。正當十五日，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桑樹著箭，柳樹汁出。若論佛法兩字，謝三娘賣銀。

徑山大慧禪師至，上堂。僧問：昔日法華到琅琊，二俱提向上機，顯奇特事。今日徑山象駕光臨，未審如何相見？師云：漆桶相揩。進云：通人分上，觸處相逢。師云：切忌恁麼會。進云：非唯和尚親見親聞，學人一眾小出大遇。師云：一切墮坑落塹。進云：直得古風來不絕，仰觀佛日正高輝。師云：滿口道著。進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作麼生？師云：掘地深埋。進云：還有承當處也無？師云：切忌承當。進云：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師云：如何是實事？僧云：向下文長。師云：速禮三拜。僧云：謝師答話。　師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法王大寶既至，汝等諸人急著精彩，所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豈不見大隋和尚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底祇有一二，其佗盡具正知見在。今天下具大眼目、真善知識，唯法叔老師一人而已。黑漆竹篦掀翻，海嶽從頭打過，雖是死馬醫，就中要妙。黃蘗打臨濟拄杖，蔣山豈是無耶？盖為土曠人稀。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那在今朝十六日吹唱？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復舉：頃在虎丘，聞先師舉：佛眼叔祖初作無為軍化士，因道中著擷，有箇省處，歸來舉似師祖。後令充知客，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入室，未能深入閫奧，從容請益大師。祖云：我為你說箇喻子，正如一人牽一頭牛從窻櫺中過，兩角四諦悉皆過了，唯尾巴過不得。師云：這箇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所以密之三寸。苟非法叔老師到來，小姪此生無因拈出。敢問諸人：既是大底過了，如何尾巴却過不得？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小姪今日對眾拈出，供養我法叔老師大和尚，惟願壽與趙州同年，為佛法作大主張，使天下衲僧洞徹此一段奇特大事。下座。同知事、頭首、大眾殷勤拜請，伏望慈悲俯垂開示。

隆報覺長老受請上堂，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普請向者裏入，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元來是個謾頭。又拈拄杖卓一卓，云：若向這裏入，瞎却人眼；不向這裏入，又向什麼處入？刽利漢一撥便轉，更須知有出身一路。敢問大眾：作麼生是出身一路？又卓一卓，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元日，上堂。去年無此雪，今年有此雪。人皆怨此雪，不見元霄燈與月。莫怨雪，自是時人無辨別。堪辨別，一片清光倚寥沈。

上堂，舉：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學人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師因成一頌：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笑蔣山老，無端入荒草。

聖節上堂，云：時康道泰，天清地寧，一人端拱無為，萬物各得其所，普天率土無不承恩，航海梯山均蒙雨露，釋迦、彌勒共樂昇平，文殊、普賢咸揚正化，塵塵剎剎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彰正眼。且道報恩一句作麼生道？祇將一味無求法，仰祝天申億萬年。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從頭點檢來，笑殺維摩詰。帶累李胡子，噴水髭鬚濕，灑淨已周圓，次念波羅蜜。蔣山恁麼道，千古誰人識？識不識，何處覓？堪與叢林為軌則。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急急如律令敕。

上堂。泥多佛大，水長船高。直饒說得道理分明，也須親到一遭。敢問諸人，且道親到後如何？有理不在高聲。便下座。

上堂，舉：西堂正法和尚立，僧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此頂[寧*頁]上一著流通正法眼藏，顯示涅槃妙心。是故，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筈，則不能以入堅；堂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矯揉、羽筈、鎔範、砥礪既妙，至人之用其赤手提持、解黏去縛、抽釘拔楔、烹佛煅[示*旦]、轉凡成聖，亦不出此箇端由。所

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其斯之謂歟？正當恁麼時如何？竚看汗血八駿駒，何啻日馳三萬里？

王機宜為弟樞密相公散水陸，請陞座，師示眾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升大解脫堂，演大解脫義。是故留守樞密大資相公雖示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體不動不變，所以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塵塵剎剎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彰勝相，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佗方此界全心淨土，人間天上同一真境。正當恁麼時，且道留守樞密大資相公即今在什麼處？手提殺活金剛劒，誰敢當頭正眼看？

上堂，云：千說萬說，不如親見；把手共行，略通一線。打破漆桶，何曾見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靈驗。蔣山恁麼做頌，驢年也未夢見。便下座。

上堂，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萬牛挽不迴，千箇與萬箇，好事積如山，祇緣輕放過。不放過，今日鍾山甘話墮。

上堂，舉：遵布衲問韶山：明鏡當臺，請師一鑑。韶云：不鑑。云：為什麼不鑑？韶云：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遵無語，韶便打。死心和尚云：這般漢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罪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住在。師云：死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恠，殊不知韶山自遭遵布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檢點得出。且道譖訛在什麼處？

謝知事頭首上堂，僧問：法印咨和尚：教中道：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請師說法。師云：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進云：與麼則大眾霑恩，人天有賴。師云：墮坑落塹。進云：和尚慣用此機。師云：熟處難忘。問：記得翠巖夏末示眾云：一夏與兄弟東說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未審意旨 如何？師云：翠巖輸已箏人。進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還契佗翠巖意麼？師云：賊還賊捉。進云：長慶道：生也。又作麼生？師云：脚頭脚尾。進云：雲門云：關。此意又作麼生？師云：喪身失命。進云：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又且何妨？進云：四老共栽無影樹，乾坤大地作陰凉。師云：你祇道得一半。僧禮拜， 師乃云：大丈夫漢脊梁硬如鐵，在乎進退之間，初無喜難之色。其退也，古寺閑房，焚香清坐，究竟迺新報佛恩德。其進也，公於心，明賞罰，使紀綱不墜，表帥得人，各應其宜。然後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蔣山雖然痛下毒手，全身擔荷，要在當人。正恁麼時，且道不失其序一句作麼生道？玲瓏八面活鱍鱍，千古萬古振嘉聲。

上堂，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胡云：藥山老人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相似。胡云：得恁麼鄭重。僧云：

也無提掇處。胡云：非但藥山，老僧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胡云：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師云：這僧豈是不具眼？呵耐却將藥山一片頑石到處賣弄。苟非米胡深辨端倪，幾遭惑亂，是你諸人試辨看。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德山、臨濟來也，是汝諸人且莫錯認定盤星。所以道：爐韛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有般漢便道：且莫壓良為賤。然當爐不避火迸，忠言不避截舌。且道蔣山到這裏如何？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僧問長沙云：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沙云：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沙有頌云：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師云：蔣山隨分判斷大小，長沙勘這僧不破。

上堂，舉：洞山問講維摩經座主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是什麼語？主云：是贊法身語。山云：法身是贊，何用更贊？主無語。師云：且道諸人向這裏下得什麼語？蔣山今日也要出一隻手，又恐諸人穿却鼻孔。

上堂。萬里長城，不在一人之力；千鈞之弩，要為群胡發機。可謂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一處中，千處萬處一時中；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處明，千處萬處一時明。不消一彈指頃，掃清魔壘，獨步大方。正當與麼時如何？鵰弓已挂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大眾！此室深廣，晝夜常放金色光明，是文殊大人境界，又謂之縵天網子。透得過底，腦後也與一槌；透不過底，便好丹霄獨步。何故？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

上堂云：當頭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投機，十方通暢。以無邊虛空為正體，以微塵剎海為妙用。以清淨莊嚴攝懈怠，以精進行願警昏迷。雖然如是，若也以為究竟，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若也把斷要津，於勞生界中未為好手。祇如二途不涉，如何通信？諸人還會麼？禪月尊者用盡神通，毗耶老人願海尤大。因緣時節既非偶然，竹杖芒鞋今日親到。殿堂修廣，樓閣洞開。百萬家和氣靄然，恒河沙諸佛圍繞。光孝堂前坐見鹽梅霖雨，姑蘇臺上行看玉樹花開。無

量殊勝併集，解脫知見普熏。且道恁麼時畢竟功歸何所？良久云：頂門正眼分緇素，天上人間不可陪。

復舉：裴相國因入大安寺，見壁間高僧畫像，乃問主僧：真容可觀，高僧何在？主僧無語。相國云：此間莫有禪僧麼？主僧云：近有僧至，疑是禪僧。相國召至，乃理前話。禪僧云：請相公垂問。相國云：真容可觀，高僧何在？禪僧召相公，相國應喏。僧云：高僧何在？相國言下大悟。禪者，乃黃蘗斷際禪師是也。大眾！黃蘗布縵天網，要打衝浪錦鱗；裴相國坐籌帷幄，不妨決勝千里。諸人若也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可謂今之古之；苟或未然，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小參，僧問：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萬壽堂前，學人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云：正要恁麼人。僧云：旃檀林裏旃檀，師子窟中師子。師云：汝試作師子吼看。僧噓一聲，師云：正是野狐鳴。僧又噓一聲，師云：見恠不恠。僧云：爭奈哮吼一聲，名振天下。師云：大眾笑你。僧云：笑我者是我。同參便禮拜，師乃云：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龍天寂聽生欣悅。若喚作師子吼，未具衲僧眼在；不喚作師子吼，衲僧眼在什麼處？大丈夫漢直下一刀兩段，更說什麼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說什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光孝與麼，大似掉棒打月。諸人還見光孝撒手處麼？直饒見得徹，未入光孝門在；直饒入得光孝門，未陞光孝堂在；直饒陞得光孝堂，未入光孝室在；直饒入得光孝室，未見光孝在。設有恁麼人出來，便好痛與一頓。何故？識法者懼。

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壑，隱遁過時，柰緣清凉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佗了却。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汝，辜負我。師云：法燈！是即是，據虎頭，收虎尾，檢點將來，忒煞磊苴。老僧本志亦然，正緣虎丘先師有未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佗了却。其間設有一箇半箇為眾竭力，全身擔荷，光孝也不打汝、也不罵汝、也不趕汝，祇要汝漆桶子驀地脫去。且道了不了？不見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峰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師云：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為諸人說道理一遍，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還入此中來？

悲濟會水陸陞堂，僧問：悲濟會啟，蓮社莚開，自利利佗，冤親平等。學人上來擬伸一問時如何？師云：老僧答你了也。進云：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師云：填溝塞壑。進云：今日一會，果不虛

設。師云：應時應節。僧云：謝師答話。　師召大眾云：大智洞明，體無去住，明逾日月，寬若太虛。天地以此為覆載，日月以此為照臨，山嶽以此為崔嵬，江河以此為流注，賢聖以此為威靈，凡夫以此為安養，陣亡以此為超昇，冤讎以此為解脫，諸佛以此為示現，祖師以此為單傳，諸人以此為悲濟，光孝以此為方便。驀拈拄杖云：釋迦老子祇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其光清淨，無壞無雜，光光相羅，前後無別，塵塵普入，剎剎全彰。然後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大中現小，小中現大，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且道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向拄杖頭上見，未見在；若向妙法蓮華中見，亦未見在。既不如是，畢竟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以拄杖卓一卓云：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眾。
上堂。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峰云：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云：百鳥不來花又老，不知誰是到庵人？
上堂，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趯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濟乃吐舌，師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飡、毒蛇頭上揩痒，要且未稱大丈夫事在。二老名喧寰宇、價重當時，光孝今日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為它弄假像真；二俱不放過，為它榼[木*(天/韭)]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回至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師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云：千年田，八百主，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君不見禾山解打鼓？又不見採菊東籬下，千山萬山疊疊高門戶？又不見光孝僧堂六七間，日日普請搬泥土？又不見臨濟主中賓、賓中主，二三四七面相覩？報禪流，莫莽鹵，聞普請，歡喜攙先去。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又不見主中主，箇箇衲僧氣如虎？光孝恁麼告報，且道落在什麼處？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授天童，請上堂。去年十一月，笑別下鍾阜；今年九月中，行見朝天路。去住既無心，動靜非取與；平生安樂法，此意同誰語？四明昔嘗到，諸剎皆可數；山川氣象雄，麟鳳棲遲處。今思昔日遊，歲月二紀許；豈謂臨晚景，侯伯重相顧？開緘讀來書，丁寧見毫楮；姑蘇二千石，眼高照天宇。我昔昧平生，今見開心腑；欣然樂與

行，方鳴集眾鼓。先師未了底，今日應須去。敢問諸人：如何是先師未了底？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寺，上堂。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去，語默不及處、棒喝未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戈甲、會曹洞五位君臣，敲倡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天下衲僧鼻孔；布縵天網，要打衝浪錦鱗。是則是，便與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驀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謝詞不錄)。

復舉：僧問當山第一代啟禪師云：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啟云：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僧云：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啟喚僧近前，僧乃近前，啟云：老僧恁麼道，過在什麼處？其僧擬議，啟便打，師云：啟禪師故是本分鉗鎚，塞新天童口未得在。這僧雖深入閫奧，要且未具透關眼。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圓相？州云：自小出家，不曾眼華。師云：趙州見處偏枯。若有人問天童：如何是毗盧圓相？祇對佗道：大底大，小底小。且道與趙州還有優劣也無？具擇法眼，試檢點看。

上堂，舉：昔日崔郎中問趙州和尚云：大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州云：老僧未上便入。崔云：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入地獄？州云：老僧若不入，爭救得郎中？　師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臨垂手時著著有出身之路。何故如此？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云：禪！禪！更不相煎，坐底自坐，眠底自眠，大家安樂，無法可傳。禪！禪！曹洞五位，臨濟三玄，大年三十夜，脚踏地，頭頂天。禪！禪！不直半文錢，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

施主請上堂。當機不昧，千眼頓開。智鑑洞明，十虗普應。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絲毫許為緣為對、為死為生、為去為來。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道：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識取不變動、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本來面目。若了得去，天地未分、生佛未立已前，乃至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榮辱。若能恁麼，便知得亡者曠大劫來至于今日，生

死去來了不可得。且道超然抜萃一句作麼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嚴。
官客入山，上堂云：釋迦老子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豈不見陳操尚書，一日訪資福，福見來，以手畫一圓相。尚書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後來雪竇道：尚書祇具一隻眼。真如喆和尚云：資福雖是本分鉗鎚，爭柰尚書是煅了底精金。師云：雖然如是，若到天童門下，未放過在。當時待尚書道：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天童則大開東閣，明窻下如法安排。何故？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何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襍。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青雲；苟或未然，以拄杖卓一卓，云：急著眼看。
上堂，舉：慈明示眾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為法在什麼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劉氏請上堂，云：四月初八佛生日，天下叢林皆浴佛。佛身充滿太虛空，何處更有虛空覓？見前僧俗等金軀，長短方圓皆顯赫。放光動地二六時，從本至今無間隔。今有檀越女弟子，劉氏同男王承直。曠大劫來植善根，所行真實如菩薩。當知功德福無涯，回向癸未誕生日。唯願歲君嚮此誠，諸天星曜同昭格。資持劉氏從此去，壽同趙州百二十。更祈不盡大功勳，保男察判官崇極。子子孫孫福祿昌，無量福田咸併集。此月十四往臨安，龍天當護為般挈。三江九堰聰明神，稽首歸依助英傑。全家既達九重城，母子忻懽仰天力。
舉：傑首座立，僧上堂云：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臨濟老瞎驢，至今猶未瞥。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無一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虎兕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衲僧搖舌。雖然，猶未撥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首座傑。
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天童為汝開真訣。駈釋迦，逐彌勒，佛病、祖病、毛病頓清涼，魍魎邪神俱殄滅。相從唯喜本色人，非我同流誰與別？拄杖子，非列挈，公心一字更無說，千古萬古休饒舌。
上堂，舉懷禪師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會麼？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師云：天童也下一著：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狗子尾巴書梵字，野狐窟宅梵王宮。

應庵和尚小參

住湖州顯忠資福禪寺門人(守詮)等編

廣德軍趙中大施法衣，請小參。僧問：判府中大所施法衣，彌勒千尺之軀披來不短，釋迦丈六金身搭來不長，和尚用之恰恰相稱，未審此意如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則蓋覆大千去也。師云：天上天下。進云：直得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師云：一句道著。進云：者一句甚處得來？師云：者一句也無來處。進云：只如韓文公問大顛和尚：弟子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言。大顛默然。意旨 如何？　師云：斬釘截鐵。進云：只如侍者敲禪床三下，大顛云：作什麼？者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忽然大悟。又作麼生？師云：入地獄如箭。進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向侍者邊得箇入處，還契大顛也無？師云：家醜莫外揚。進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師云：無錢沽酒。僧禮拜，師云：何不進語？　師乃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乃喝一喝，云：諸人還聞麼？要且不是聲。提起袈裟角，云：諸人還見麼？要且不是色。既不向聲色上辨，向什麼處見如來？若道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折旋俯仰處見如來，即是認賊為子；若道不向二六時中動靜語默、折旋俯仰處辨，正是癡狂外邊走。到者裏若是明眼漢，瞞它一點不得。豈不見本仁和尚道：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要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出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且道為你說、答你話，若辨得出，於佛法中不妨有箇入處。雪竇拈云：本仁也甚奇恠，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師拈云：雪竇到者裏，盡其神通無插手處。只如道：既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往往十箇有五雙蹉過。還知薦福落處麼？一箭落雙鵰。了智上人遠自廣德持判府中大回施俸資，特就今辰齋僧營辦種種佛事，及捨法衣一頂與山僧受用。乃命小參，舉揚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集此無涯上善，並用祝陪台筭，并諸寶眷福壽延鴻、不盡功德，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判府中大雖未參識，竊聞深知有此一段大事，雖相去千有餘里，而未嘗隔一絲毫許，正所謂千里同風也。既作宗門外護，而又於此道不倦，信知於過去無量塵沙劫中熏習得熟，纔出頭來一撥便轉，豈在忉忉也？然做工夫別無佗術，只要有大信

根，具大種智，知有此事，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切切提撕，看是什麼道理。但恁麼推來推去，推到無依倚處，驀地撞著，更不費絲毫氣力，便是從孃肚裏出來底，未嘗別有一物與你，也與它從上佛祖同一受用。正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前後際斷，三祇劫空，覓其虛空，了不可得。全體是箇金剛正體，了無出沒。在諸佛分上，不曾添一絲毫；在凡夫身中，不曾減一絲毫。如水洗水，似金博金。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擒縱自在，殺活自由。者箇話頭，乃從靈山會上黃面老子處來，佛佛祖祖，以心契心，至於今日，未嘗有一絲毫許錯悞，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未有天地，未有日月，未有人倫已前，此心亦逼塞虛空。逮乎天地既分，有日月人倫，此心亦逼塞虛空。所以道：生也恁麼，死也恁麼，要且生死籠罩它不得。何故？為它著著有出身之路。不見教中道：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剎利，剎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宮，內宮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此葢從清淨微妙根本智中，廣發如是勝妙方便大解脫門，又謂之金剛正體，又謂之頂王三昧，又謂之浮幢王剎海，又謂之第一義。至於楊岐和尚以金剛圈、栗棘蓬揭示學者，洞明少室直指之由，其變通逸格超量，得大自在，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令各各自證透頂透底，要且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識識。長沙和尚道：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既無佛無眾生消息，且道大地山河、日月星辰、人畜草芥、纖洪長短，從什麼處得來？還知落處麼？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檀越散藏經，請小參，云：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這裏若覷得徹去，便知釋迦老子落處；既知落處，便具看經眼目。豈不見昔有一婆子請趙州看經，州遶禪床一匝，婆云：此來請和尚看全藏，如何祇轉半藏？如此看經忒煞省力，更不用鎚鍾擊磬、歌贊佛乘，五千餘軸不在彈指頃，一切了畢，須是恁麼看經始得。若肚裏著箇元字脚，便被黑豆子換却眼睛了也，更隨人舌頭轉一藏半藏，

有甚了期？大丈夫漢直須一刀兩段，方知一句一偈、一文一義，無不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至於折旋俯仰、動作施為，皆是如來清淨妙輪轉轆轤地。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昔有僧見老宿看經次，乃問：如何是看經眼？老宿竪起拳頭，看佗用處不妨嶮峻。且如何領會？若喚作看經眼，又是拳頭；若喚作拳頭，又失却看經眼。到這裏，不假三寸舌辨明得出，方信道：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破一粒米；終日看經，不曾道著箇元字脚。如是，則不唯看經眼目分明，至於所獲利益不可思議。其或未然，報恩更為諸人下箇切脚：毗盧遮那清淨海，充滿三千與大千。

虞七員外請小參。僧問：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常年無此事，今夏有知音。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知音知後更誰知？僧云：這知音還是王老師向上事也無？師云：喚作向上事也得。僧云：恁麼則向上向下總由和尚去也。師云：老僧從來不曾脫空。僧云：祇如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豈不是脫空？師云：汝還脫得也未？僧云：從朝至暮，不曾動著舌頭。師云：未見脫空在。又僧問：國清炙茄，光孝煎茄，是同是別？師云：飽便休。僧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自領出去。　師乃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爾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豈不是今日恁麼時節？雖然，不言我家醋淡，蓋為天人各有一坐具地，侵佗一絲毫也不得。光孝恁麼提唱，須是箇人始得。還有獨脫底麼？出來與光孝相見。其或未然，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復云：老僧自到光孝，首荷七員外令閤喜道人、令嗣祖道昆仲、舉家學般若眷屬，無不勠力外護，自非夙昔有大因緣，安能若是耶？然而與人相聚，莫非身心真實。心若真實，至於動轉施為、行住坐臥、一語一默，無不真實。豈不見古人道：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所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草芥，皆依真實而現相好。然真實之義，即是從上佛祖清淨大解脫門。祇看當人各各所行如何，其間一生為善者，至於多生為善者，無量劫來為善者，其殊勝果報歷歷現前。苟為不善者，其不善境界亦常歷歷現前。信之，善惡報應毫髮無差。且如衲僧家親近善知識，悠久辦一片真實身心，窮己躬大事，無有不成辦底道理。是故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無不以真實顯示。豈不見踈山矮師叔在溈山會下，聞示眾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是時踈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山竪起拂子。踈山云：此是落聲色句。溈山便歸方丈。踈山不契，遂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踈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踈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踈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踈云：

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諸人要識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便是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底螢火之光也。然踈山痒處既被香嚴抓著，豈止溈山檢點，千古之下具大眼目尊宿皆不放過。溈山至晚乃問香嚴：問聲色話底矮闍梨在麼？嚴云：已去也。溈山云：向子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佗來。溈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溈云：佗道什麼？嚴云：佗深肯之。溈山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看溈山下這一著，不妨驚天動地，惜乎土曠人稀。溈山又云：此子向去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爛泥裏有刺。然古人之言必不妄矣。在今天下討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要會溈山說話，不言可知矣。雖然，切忌鑽龜打瓦。大底宗師據曲糸床，不是細事。山野自出世來，隨所住處非不為兄弟激揚此事，然未嘗動著箇一著子。頃住薦福，偶然二三百衲子相聚，因而略露鋒鋩，遂惹起無限風波。自後一向隨宜施設，終不將真珠作豌豆糶却也。古人有見賢思齊之說，在今日去聖時遙，邪師過謬，非眾生咎，是佗本色道流。做工夫底祇向脚跟下推究，推來推去，驀然推徹，豈不是大力量人？苟推未徹，語意活脫，終不為閑言市語、魍魎魑魅語、邪師印證語、有箇見處語、知是般事語，硬配在生滅斷常坑子裏，所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老僧行脚走遍江西、湖南，及乎到圓悟師翁爐韛中，更開口不得，正如就地彈雀相似。是佗為人不妄下手，至下手時，峻峭無道理與人湊泊，後到先師處，稍知觸淨，方見圓悟師翁說話分曉。葢尊宿為人，古今難得其人，是佗本分手段迥別，比其和泥合水，阿師豈可同日而語耶？昔高安白水仁禪師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你說答你話？若向這裏見得，溈山道：這矮子將謂別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箇些子明白便見得。白水仁禪師道：且道為你說答你話？無不透頂透底。刽利漢聞恁麼舉，豈止醍醐灌頂？苟或未然，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久立。

檀越張子明裝佛慶懺請小參，示眾云：如來密語，初不覆藏，覿體無私，當陽顯示。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非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又安能洞明這一著子？祇今坐立儼然，各各頂天立地、含齒戴髮，且作麼生說箇初不覆藏底道理？莫是一動一靜、告往知來是麼？莫是折旋俯仰、周徧一切處是麼？莫是一語一默、坐臥談笑是麼？若把這箇作不覆藏底，無異吹毛覓縫、撥火求漚，殊不知正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豈不見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

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是佗古人見得如來密語徹底無疑，等閑拈一機、示一境，無不透頂，透底終不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揑恠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古德云：設有，也斬為三段。看佗得底人趯出來不妨烜赫，何嘗有一[糸*系]頭許與學者作道理？直是乾曝曝地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世間一切逆順境界搖撼不動、善惡因緣籠罩無門，豈不是大丈夫、格外道人也？敢問諸人：祇如釋迦老子未入母胎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向什麼處塑裝？這裏見得徹去，便見得大心檀越張子明同妻趙氏裝嚴釋迦老子最初一念起處。祇如子明未起裝嚴最初一念，釋迦老子又在甚處？切忌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揑怪。到這裏，莫問釋迦老子如之若何，但直下了却最初一念。此念若了，未入母胎底也不是、入母胎後也不是、從母胎出底也不是、塑底也不是、裝底也不是、最初一念也不是、了却最初一念也不是，然後張子明與妻趙氏、男宗朝、舉家眷等却有與釋迦老子相見分。既是從頭俱不是了，又向什麼處相見？還委悉麼？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小參罷，復舉：茗溪示眾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看佗古人吐露箇消息，不妨烜赫。其實無它，祇是踏著向上關捩子拈出來，便該天括地，近傍不得。是佗往日有知音，後來僧持問曹山：未審是什麼病？山知佗落處，便道：攢簇不得底病。這箇便是知音也。豈似而今無地頭恣意乱道，纔見人問：未審是什麼病？便打入葛藤窠裏，恰如拽鋸相似，你拖去，我又拽來，幾時得歇？於本參中有甚麼交涉？這般病，諸人皆有之，祇是不會病，灼然攢簇不得；既不會病，變成毛病去；既成毛病，祇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到年窮歲盡，總無得力處，豈不哀哉？若踏著攢簇不得底病，便有超生離死之由。這僧又問：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因什麼不病？山云：眾生若病，即非眾生，者僧也會推勘。又問：曹山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老僧正覓起處不得，不妨嶮峻。這一句子，難道非曹山如何啟口？雖然，正覓起處不得，諸方具正知正見者，其護惜珍育，為出世妙訣，不肯容易發露與人。若向薦福門下，正是大病，謂之貼肉汗衫，謂之解脫深坑，又謂之死水，又謂之墨汁，又謂之明白。你諸人若病到覓起處不得，但來問薦福，當為顯示，諸方柰你何不得。何故？葢正坐此病。這僧又問：一切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為什麼不病？山云：為伊惺惺。此老人是曹洞正傳，有回互傍參不犯底手段，臨機八面，得大自在，豈守窠臼，瞎學者眼？諸道流既來此間相聚，二六時中急著精彩，時不待人。儒者尚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況衲子乎？

傳法寺智都僧正請鳴鍾

師示眾云：頑銅鈍鐵，美玉精金，大冶紅爐，一模鑄就，不假毗沙門天王神力，豈從須彌頂[寧*頁]上持來？器重千鈞，樓高百尺，啟圓通三昧，發清淨妙音，直須眼處承當，莫向耳邊領略。鑊湯爐炭，不用吹而自滅；刀山劒樹，何待喝而後摧？昏夢頓除，沉迷了悟，萬象森羅俱作舞，大千沙界一時聞。大眾！且道末上一槌落在什麼處？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法語上

示徽禪人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妨直截省要。正眼看來，已是七錯八錯了也。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祇者直指底心，便是黃面老子四十九年橫說竪說不著處，至精至妙，罕有達此正脉者。此心傳授不得，唯自證自悟，到無迷悟處，祇是平常著衣喫飯，更無許多玄解義路貫塞胷次，蕩蕩地，閑閑地。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方得大受用。至於臨生死之際，湛然凝寂，更無毫髮走作，祇恁麼地，如一坐須彌山相似，豈不要哉！近年來參學兄弟，雖號行脚，恰如冷水澆石一般，到所在挂搭，祇是妄想記憶，諍勝負以當平生，真可憐憫。若是正因行脚人，終不恁麼地。看佗從上古聖，挾複子，出叢林，入保社，親近真正善知識，十年二十年，退步就已，寒灰枯木，密密地究竟根蒂下，一些子要著實處，方可隨緣任運，名為了事衲僧。行脚高人，若心地不洞明，如何歇得？十二時中，起心動念，匝匝地如千波萬浪相似，如何消融得去？到這裏，若無透脫處，祇是一箇無所知盜、常住飯劫賊，臨濟和尚謂之禿兵是也。劫來劫去，劫得渾身赤骨聿地，忽然緣謝，所有平生機智聰慧，向眼光落時，一點也用不著。設使累生作得恒沙功業，愈無超生死之期，祇得人天福報，報盡依舊無出頭處。若要窮虛空劫，盡未來際，受用不盡，須是直下心空。既未能徹證此道，當須稟大宿，誓擇本分宗師，放下複子，盡此一報身，窮究此公案，無有不契證者。第恐如存若亡，口頭雖說參禪，肚裏全不肯做。若此，不如歸一頭，存誠看，教作白淨業，將來不失人身。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也。且如今列剎相望，呼為善知識，傳直指底心宗。畢竟此心如何傳？是何形狀？近來出一等魔，教中謂之惡友，各說異解，以為利人。或者指示教人休去歇去，都莫思量，纔起動念，速為除去；或者教人一向無事，香不燒，拜不禮；或者一向令人理會古今去，恰如箇杜撰座主；或者將從上老宿赤心提持處，謂之建立門庭；或者見學家來室中下得一轉語相似，打半日又問一句，學者又進語合得佗著，便謂此兄弟有箇入頭處。且道此幾等利人，還契得直指心麼？灼然是無星子交涉。所以佛鑒和尚道：今之善知識，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此之是也。臨濟正

脉，自百丈於馬師喝下遞代至今，非但契證諸大祖師命根，亦乃徹證不可說不可說百千萬億阿僧祇佛祖命脉，絲髮不差。百丈得黃蘗，黃蘗得臨濟，臨濟付三聖，乃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祇這箇說話，若見得徹去，何更有臨濟宗耶？德徽上人以道義相從，頗追古風，不倦窮究衲衣下事，誠謂之不虛行脚也。若要易會，祇向十二時中起心動念處。但即此動念，直下頓豁，了不可得，如大虛空亦無虛空形段，表裏一如，智境雙泯，玄解俱亡，三際平等。到此田地，謂之絕學無為閑道人也，更須知有五祖道底始得。上人既炷香誠懇，因書以付其行。紹興十一年八月望日。

示希禪人

古來老知識發心行脚時，為生死二字不破，動餘萬里尋真善知識，決擇此事十年二十年，廢却世間一切閑雜骨董，念茲在茲，未嘗片時不在裏許，尚恐走作不得，此事成辦。長慶和尚在雪峯、玄沙往來二十年，坐破蒲團六七箇，豈不是大根器？尚不能徹證。盖古人參學不肯小小了却，直是今生參不得便休，終不敢取次承當。嗟呼！深不容易也。一日見卷簾，豁然漆桶破，命根曝地斷，便說箇頌子：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此便是達磨直指底心，更無秋毫許領覽悟解，方可為佛種草也。

每見今時兄弟做工夫，不在沉掉處，便在惺惺處。坐地中其沉掉，則猶若醉酒之人行於長途也；飲其惺惺，則聞見逸於心腑，以為究竟法也。但捨二岐而致之一處，常爾提撕，豁然徹去，不是分外事。

近日叢林有一等參學者，不自去真實履踐己躬，堅愛宗師說禪病，禪又何嘗有病來？祇為胡亂領覽，強記為諦實，於本參學中實無得力處。所以宗師家用一些子本分草料，謂之解黏去縛，令學者知非，而反食宗師說病之語益於胷次，以為究竟法，深可憐憫也。如今若要此事易辦，但念念無雜，純一真實，久久自然徹法源底也。

示國清初化主

古來道流，痛念死生未明，立大志如金石，放複著處，所求真正善知識，決擇父母未生前一段大事，豈肯容易哉？動經二三十年，灰却攀緣，滅却意想，孜孜冷地裏，一朝豁然漆桶墮，喪却眼前光影，應是從前祭鬼家具，依草附木神祇，一切氷消瓦解，全是自己本地風光，如倚天長劒，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所以臨濟入

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魯祖見僧面壁，俱胝見僧豎指。至於從上若佛若祖，天下有眼底老和尚，全以本分草料，覿面提持，如斷命刀子相似。若是識痛痒漢，便知落處。其如皮下無血，眼裏無珠底，且留待彌勒下生，為佗說破。

示湛禪人

明果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祇有一口劒，不問佛來祖來，聖來凡來，拈起便斬。若解向劒刃下翻得身底，一任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把禪床上老漢與一拶。若見口裏水漉漉地，腰包便行，豈不快哉。若也未能徹證，扶荷也不得草草，深宜子細。神鼎諲和尚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也。
不負平生行脚初志，盡此報身，靠却本色人，一二十年間，忽然遭佗毒手，頂門裂，眼睛落，光影盡，伎倆除，活鱍鱍地，吒吒呀呀，如師子王去住自由，哮吼自在，豈不是大丈夫意氣，做大丈夫事業，方謂之出群英特之士也。
白雲端和尚道：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祇是一箇無尾巴猢猻，纔弄出人便笑。深信此道者，萬中無一，誠可憐憫。

示清禪人洎出隊兄弟

黃面老子未出母胎時，便用一條斷貫索穿天下人鼻孔，及乎出頭，也用者索子。四十九年口吧吧地，也祇用者索子。又道四十九年未嘗道著一字，也只用者索子。末後拈花，迦葉微笑，以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也祇用者索子。列派已來，迄至于今，烹佛煉祖，也祇用者索子。近日者索子，看看無人解拈動。設有解拈動，恰如深夜伸手捉物，雖執其物，知它是青黃赤白、長短大小，初不分曉。何故？盖為來處不諦當，遂致瞞瞞頇頇。若來處諦當，便見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夢見黃面老失却斷貫索子。既失却了，且道汝諸人將什麼受用？者些子如縵天鐵網相似，透得過者，八面通途；透不過者，且向諸上人手中乞命。

示崇侍者開元和尚語錄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向衲僧門下，恰似掘地活埋人也。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說箇佛，說箇祖，說箇心，說箇性，如將蜜果換苦葫蘆之說也。若是大丈夫漢，一刀兩段，退步就己，向一念未生已前，豁然覷透本來面目，洞明十虛，廓徹無間，便與

釋迦老子不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烈焰聚，謂之金剛王寶劒，謂之踞地師子，謂之塗毒鼓，謂之種種名。當恁麼時，誰為生死，誰為去來，誰為善惡，誰為逆順，誰為是非，誰為天堂地獄，誰為四生六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全體是箇無位真人受用物。豈不見臨濟和尚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臨濟下禪床，欄胷擒住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此便是達磨源流也。臨濟得此三昧，如大雲雨，如百千萬雷，變通逸格，其唱愈高。三聖得此三昧，其和愈峻。至於興化南院、首山風穴、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圜悟，皆得臨濟正裔，見徹本心，妙其三昧，誠謂教外別傳，直指之要不辜也。此庵老人始發大志游方，首造蔣山，謁圜悟禪師，契此三昧，深藏眾底二十餘年，未有明辨得出者。盖其平生徹證，超出過量，履踐穩密，未易一言半句急於人知也。紹興四五年間，此三昧敗露，光明燭世，如大日輪昇太虛空。有眼者見其光明清淨，無壞無雜，山河大地依此光明發生萬物，日月星辰依此光明炳曜癡昧，地獄天堂依此光明而住，善惡一切群動依此光明頭出頭沒，衲僧依此光明啟大爐鞴，提弈世鉗鎚，碎聖凡窠窟，斷佛祖命根。命根若斷，覓其光明來處了不可得。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雲門和尚道：盡大地是光，喚什麼作自己？若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有什麼屎光境？光境既不可得，復是何物？學道流向箇裏如何支準？若是打破漆桶底漢，便知二老落處。既知二老落處，且道在光明裏不在光明裏？若道在光明裏，雲門又道有什麼屎光境？若道不在光明裏，盤山又道光吞萬像。所以道，打破漆桶後，須是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到箇裏失却透關眼。若是打破漆桶，曾經本色宗匠爐鞴中出來，如百煉真金，如猛虎插翼，如金翅吞龍，方謂之真法王種草也。

示通修造

昔大隋和尚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祇一二而已，其佗皆具正知見。香林見雲門十八年作侍者，凡一言半句，錄於紙衣下。舉此兩端，深知古人為法誠切，到透處烜爍，迥出羅籠機關表裏情解之外，所謂師子王不妄哮吼也。近世宗門淡薄，病在於何？病在當人不自信處。且此病從何而起？盖從因地不正而起。因地既不正，雖致身叢林，視叢林猶驛舍；雖說參禪，聞禪似鴨聽雷。舉此兩端，亦見今人與古人相違也。其間設有因邪打正，方知佛祖深恩難報，則知二大宗師不誣矣。

示璋供頭

本色道流，夙有般若種智，纔出頭來，其氣槩勁直，於最初一步卓然超絕，與泛泛者不同。盖末上親近真正宗匠，至於一言半句，終不妄誕。然此一段事，初非明悟知見可擬，又豈是世智辯聰而能彷彿者哉？是故羅山云：上士脚纔跨門，便知宗旨 ，猶怕繩床上老漢瞌睡，更回頭與一探。若是作家，暫挂瓶盂，亦恐繩床上老漢瞌睡未醒，口裏水漉漉地，不是泊船處，便去俗人家寄宿去。看佗透底人，驀露箇消息，直使天下衲僧無絲頭許湊泊，亦不令守住無湊泊蹊徑，所謂驅耕奪食手段，誠間世而出，又安可與時輩和泥合水，瞎學者眼耶？

示圓鍾頭

釋迦老子已前、曹溪大鑒之後、諸大老宿已來，的的相承、密密符契，亦不出乎當人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果能不昧初志，於此直下頓見本地風光，則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同一受用，提持千聖近傍不得底、萬靈景仰無門處。頂[寧*頁]上一著子，不獨與一切人解黏去縛，至於四生九有、三途六趣，俾各徹證根本，箇箇洞明正知正見，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臨濟道：我二十年前在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拄杖度與，其僧擬接，臨濟便打。看佗顯示此箇大法，不妨超宗異目，豈似而今依草附木之輩，恣縱無主孤魂，坐在第八識裏團量？佗向上人大機大用，正如螢火燒須彌山之說。歸宗年來寂寞太甚，也思得六十棒喫，誰為下手？忽然圓上座出來道：法圓下手。祇向伊道：待你鑄鍾了，則分付拄杖子。

示章修造

佛眼叔祖初領淮右龍門，殘僧破屋而已。不逾年，天下英特之士屨滿矣。未及數稔，一寺鼎新，於是東山之道大振天下。建炎末、紹興初，兵火民物糜滅幾盡，獨龍門存焉。盖此老人般若智勝，行願宏博，而世數豈能動毫芒耶？昔嘗示徒云：你為我修造，我為你說禪，我將金彈子博你。泥彈子好言語，理上也透，事上也透，所謂理事融徹，會盡諸法無生。雖不呵佛罵祖，佛祖安能迹其前？雖不行棒行喝，棒喝安敢措其用？當知佛眼叔祖之道，太虛空不可等量，玄妙泯默豈可圖度哉？是故參學人若覷得泥彈子透，便知金彈

子落處；若覷得金彈子透，便知泥彈子落處。者箇臨濟吹毛劒，若善操持，大功不宰；儻或躊躇，未免自傷己命。

示政化士

巖頭和尚道：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祇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誠哉是言也！從上具大眼目宗師，皆得箇些子說話，所以掀天動地，孤峻處湊泊佗不得，平實處捫摸佗不著，逆順中覷佗不見，謂之衲僧巴鼻。圓悟師翁凡示學者曰：我有一句到你，老僧自著喫棒；若無一句到你，你便自陷地獄。看佗得箇些子說話底事分，正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無異也。又道：夫為善知識據曲彔床，若無擒虎兕、辨龍蛇眼，未免被覺者吞却。己謂宗門祇如是也。豈不見明招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倒。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却令小師問明招云：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箇弄泥團漢。歸宗將謂明招：曾見作家來，必有驚人之句，如何却作野狐鳴？且道節角在什麼處？

示茂先二化士

一大藏教，且不是黃面老人說底；直指人心，且不是達磨大師傳底。祇者兩著，殃害天下衲子，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擬議間，驀地被人推轉，一刀兩段，血濺梵天。向歸宗門下，猶是掇洗脚水底漢，未曾夢見我先祖意旨 在。豈不見臨濟在黃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興化久參臨濟，末後見大覺，至脫衲衣處，忽然大悟，親見臨濟在黃蘗喫棒底意旨 。欲紹此箇門風，初無佗術，別沒聱訛，一味硬却脊梁，竪教透去，則盡大地人性命，祇把斷貫索穿却，更無一箇漏網底，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大丈夫事也？

示鑒化士

叢林英俊之士，氣宇不群，凡所至處，終不妄通消息。設吐露一言半句，必有來由，雖有未徹底領略，却受人整頓，盖智識精明使其然也。唯是拍盲者，不問是不是，祇信彩撒將去，貴人說伊會祇對，不知正是折本經紀也。仰山在百丈時，口吧吧地，丈云：汝佗後遇人在。後到溈山，山云：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仰云：不敢。山云：佛法向上道將一句來。仰山擬開口，被喝出。如是三

問三擬答，皆遭喝出。仰山低頭垂淚云：先師向我道：佗後遇人。今日便是也。從此發心，入山看牛三年。一日，溈山入山，見在樹下坐禪，以拄杖點背一下，仰山回首，溈山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借別人口。溈山云：子會也。所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至於臨濟，在黃蘗處三遭痛棒，後來出世，示眾云：我當時在先師處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凡養子要如二大老，始可起宗也。祇如臨濟、仰山悟去，成得什麼邊事？若檢點得出，許你入阿字法門。

示感化士

道人之心，其直如絃，在在處處，若倚天長劒。世間富貴驕奢，五欲八風，入作無門，名利是非，四生九有，籠罩不住，得到這田地，便是取黃面老子命根時節也。豈祇一生兩生堅勁行願所致？乃是積劫熏煉，種智純熟，至於歷諸勤苦，然後乃可引跂大方，超然獨步者也。古云：無一法從懈怠懶惰中生。又云：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此真實語、不誑語、不妄語也。果一旦透去，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它時異日，孤峯頂上呵佛罵祖，則不忝矣。豈可飽食終日，成群作隊，說黃道黑，略無少念，回光反照？我今此身四大，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津液涎沫、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箇裏急著精彩。若作地水火風商量，釋迦老子盡塵沙劫無出頭分；不作地水火風商量，如將魚目而比明珠。二途不涉，無異畫餅充饑，三十棒歸宗自喫，不干諸方事。

示禧莊主

頂門一機，千聖罔措。思而知第二頭，不思而知第三首，要在當人直截荷負，卸却從前學解，明昧兩岐，到淨裸裸處，更須轉向那邊，見佛殺佛，見祖殺祖，向衲僧門下，猶是奴兒婢子邊事。大丈夫漢，莫向禪床角老和尚口邊，覓禪覓道，覓玄覓妙，[祝/土]向臭皮袋裏，為究竟法，不亦謬乎？睦州凡見僧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見僧竪指，秘魔見僧擎杈，至於玄沙未徹，從上諸宿德，無不的的痛處提持，如大火聚，孰敢近傍？近傍則燎却面門。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更無回互。有如是氣槩，具如是英特，方可稱為大丈夫事。莫祇守老鼠見解，弄三寸光，巡門傍戶，見人道好，從之於好，見人道惡，從之於惡，誠可憐憫。麻谷一日持錫至章敬，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持

錫至南泉，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參學人到此，如何緇素？若善參詳，好惡自分耳。

示嚴教授宣教

達磨大師未離西土，已是七錯八錯。既把不定，遂航海游梁，歷魏九年。少林露箇消息，謂之單傳直指，其納敗愈甚。事不獲已，將錯就錯，以心契心，初無毫末許得底道理，所證祇證自本法。且如何說箇本法？莫是以心契心為本法耶？以無所得心為本法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為本法耶？總恁麼為本法耶？總不恁麼為本法耶？若如此領略，正如刻糞作栴檀形，盡未來際祇作屎臭氣。縱饒辯似懸河，機如掣電，也是掉棒打月。者些子須是悟底人，方知落處。而今說箇悟，是治顛倒語。從上若佛若祖，觀一切眾，為從無明流入顛倒，從顛倒流入諸趣。路頭既錯，改頭換面，造種種業，謂之從迷背悟。若夙植善根，從善知識言下，心地開通，覿徹本來面目，便謂之返迷入悟。然而迷時又何嘗減一絲頭？悟時何嘗添一絲頭？迷時則迷悟底，悟時則悟迷底。迷悟既徹，生死根斷，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佛也祖也，凡也聖也，逆也順也，好也惡也，長也短也，至於得失是非，俱著不得。於著不得處，事事著得。譬如虛空，具含眾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塵塵剎剎，全是箇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便是從前未舉意參禪時，身心一般，肚裏更無許多惡知惡解，所謂悟了還同未悟時是也。到此境界，方謂之不疑之地。亦嘗面諭不疑有兩種：見徹本法，到究竟大安樂處，故是不言，尚恐坐著；有一般拍盲不疑，自謂從本無迷，今亦無悟，及乎徵詰無迷悟處，又却去不得，豈不是拍盲不疑？此是焦穀敗芽、斷佛命根、出佛身血之輩，烏可與語哉？古來老尊宿窮究此一大事，不是容易，直是子細，安似今時長老擔夯得重。何謂如此？有般底得箇見處了便休，更不就人決擇，被人拈起一件物頓在面前，分踈不下，便渾崙吞却，口頭雖說不疑，肚裏畢竟有塊物不能消化，此便是生死根本也；有一般底得箇見處，坐著見處，見地不脫，一向說玄說妙，廣陳蹊徑，謂之為人，此便是喪達磨正宗魔子也；有一般底做工夫到箇靜處，身心稍稍輕安，一向坐在無人之鄉，見人說著好事便生煩惱，返言禪道本無所說，所以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者是也，此病最苦；有一般底得箇見處，蕩蕩地無佛無祖無諸聖，一向無將去行盜行淫、飲酒食肉，謂之無礙禪，此是地獄種

子也，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此之是也；有一般底見處，泯默無聞，一味噇却常住飯了，祇管死葛忸地，守却被位等箇悟處，此便是深山大澤中一間破屋下泥團，謂之無轉智大王，徒消信施耳。其實本分參學者，初無許多棲泊處，渠自有超宗異目生涯。且如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云：放下著。趙州知佗病正在這裏，便與放出毒手去貼肉汗衫，非此手段不可救也。嚴陽尊者既不領略，又問：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趙州又對佗道：放不下，擔取去。者一句子更是辛辣過，如喫痛棒。從上古尊宿履踐此事，直是透到無秋毫子過患處，方敢據位為人師範，豈似今時衒聲利輩亂瞎人眼也？面諭為人一著子，須是自得之。古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初不費絲毫氣力，剔將出來活鱍鱍地，左之右之皆在吾網中，不可說這一箇公案是為人處，那箇公案不是為人處，切忌作此解。殊不知當臺明鏡，妍醜自分耳。羅山老漢道：我這裏祇有一口劒，劒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從上老宿弄將出來，千差萬別，無不從脚跟下流出，變通逸格，殺活自在。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示達化士

德山未遇人時，[祝/土]一肚皮葛藤，流入八萬四千毛竅，化為精魅魍魎，各各放無量神通。及見龍潭，一點也用不著，然後知非，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信之。此事初不在聰慧多聞處，亦不在澄澄湛湛處，亦不在長坐不臥處，亦不在寂寂惺惺處。若是其中人，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其如未能究竟，當如德山見龍潭一番子，方可入爐鞴，受鉗鎚也。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法語中

示正首座往濠州幹修造

本色道流參問，祇要敵生死，終不向古今策子上討、諸方舌頭邊覓，唯是退步就己，冷地裏、根蒂下切切提撕，忽然手蹉脚跌，納敗一場，便是生一參學事畢，於孤燈獨照時，始見有力如一座須彌山，何處更有生死怕怖、動搖去來底道理？死心和尚問魯直：聞說公會禪，諸方皆許可，是否？魯直擬議，死心云：老僧有一問，問你它時，後日彼此燒作一堆灰時如何？魯直忙然，千千萬萬人向這裏[跳-兆+孛]跳，祇是踏不著。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報恩一日問正首座：燒作一堆灰時如何？正對曰：惱亂春風卒未休。佗如此祇對，是會耶？是不會耶？頂門具眼底，試辨這漢看。

示範化士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無不以頂[寧*頁]上一著直截顯示，奈緣學者困於知解、泥於見聞，坐在必死之地，不能洞明從上諸祖直截顯示之由。所以古德道：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看佗得底人，等閑吐露一言半句，不妨超宗越格，便有直截荷負之量，堪為宗門苗裔，豈不是大丈夫特立種草也？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解做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叢林商量道：念茲在茲謂之做活計，無佛無祖謂之破家散宅。若如此持論，其利固無，其害甚重。欲明二大老之意，待應庵三十年後換却骨頭了與你說破。

示彭道清善友

治身之端，正在己也。千里之步，貴在初也。善此二者，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畢矣。故謂之無盡藏三昧，又謂之虛空正體，又謂之常住不滅。在衲僧門下，又且不然。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會，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非大法洞達，豈能縱步千聖頂[寧*頁]哉。

示寶道人

祖師巴鼻無一針頭許，祇緣學道人親近太切，所以不見。若要易明，但十二時中一切處放教無心去，自然合道。道既合，則內外中間了不可得，直下虛凝，迥無依倚。古德所謂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看它向上人行處，又何嘗有絲頭取捨意路與人湊泊？祇如德山凡見僧入門劈脊便棒，臨濟見僧劈面便喝，每以此顯示學者祇貴知歸。此間有等紕繆強作主宰無主孤魂，咸謂赤心片片，老婆心切，恩大難酬，且放過一著，將謂識痛痒。似此之類，故多不復盡舉，並不知二老得力處，祇一味搏量，恣情卜度，師與弟子牙相印證，不惟沒溺自己，亦乃陵辱先宗。欲明二老人端倪，切忌狂狗趁塊。

示忠首座

鷲嶺拈花，少林直指，至曹溪之後，此道大振天下，皆英特俊流克紹荷負，非劣根躁進者而能操持也。大凡起宗之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迥然殊絕，終不肯沒溺死水中為究竟計。近年此道凋落愈甚，設有一箇半箇，初詰之似彷彿，至下手時全無巴鼻。蓋根本不脫，祇是學語之流也。看佗黃蘗、臨濟、興化、大覺、南院、風穴、首山、汾陽諸大老說底話，豈止一機一境為實法繫綴來學？動是提向上鉗鎚，使從上佛祖按下雲頭，知有向上事，安似而今青黃赤白之輩，胡亂引人入草，瞎却佗眼耶？是佗古人道：悟了須是遇人始得。這箇說話，須是大法明底，方知落處。若是徐六擔板，卒難湊泊。是故我輩沙門合行事，非世間心術而可擬量，又非寂然不動而能洞達。所以道：寂是誑，語是謗，向上更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為汝說得。學道流若不遇人，如何有這箇說話？既透得這箇說話了，還識福州人吟雪詩麼？

示徐國寶

少室門風無秋毫許，至承當時不道無，直是萬中無一。設有一箇半箇多是栽培得底，臨撒手時恰似落湯螃蟹一般。何緣如此？蓋末上不遇人，明見自性不徹，遂致斯害也。萬一宿植般若，種智深厚，終不被邪師惑亂，而能親近真正宗匠，決擇死生大事。古德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此之謂也。祇如六祖示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領旨，却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別有意旨也無？六祖云：我今與你說者，却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躬。看佗六祖揭示少室直指之要，何嘗有秋毫許禪道佛法到人？唯直下揮金剛王寶劒，

不獨斷明上座命根，至天下人命根悉皆瓦解氷消，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就大丈夫事也？然大凡參學道人，第一不得記箇元字脚子，此是入道要徑。又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莫霑佗一滴。古人方便無出此也。從箇裏去，以透脫生死為究竟。若別有道理，別有方便，則真西天九十六種之數無疑耳。

示機化士

古德山未行脚時，眼空四海，英特之氣逼人。及到南方，首謁龍潭，至吹紙燭處，漆桶子破，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人舌頭跂步，大方無出。此老性燥，向一槌下便透頂透底，與迦文老漢見處不別，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如是三十年，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要且不是吹滅紙燭處道理，直是鐵眼銅睛覷佗不破，所謂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此之是也。大底參學人，須具真正知見，然後可就爐鞴煅煉，尚恐禁當不得，遂為退志，而況拍盲不知有者而可語乎？縱具正知見，不遇人猶為見刺所惑，不得自在，其病又莫大焉。大凡參學，有地頭人多被此患，攪炒脫不得，便為滲漏。果有志與釋迦老子作苗裔，切不可輕結裏，決要洞達大法，則不墮邪師網中，乃第一人也。

示偉化士

真實參學衲子，二六時中卓卓地，六根門頭裸裸地，應世間五欲八風搖撼不動，而見聞覺知籠罩不住，亦不舍見聞覺知而求一法，亦不即見聞覺知而求解脫。如是見徹，如是洞達，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亦不依住，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去處，名為出格道人。然後提金剛王寶劍，隨所至處，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見阿羅漢殺阿羅漢，所謂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似這般漢不必多，止得一箇半箇，足可紹續佛祖慧命，其臨濟正脉不患掃土，誠不虛來閻浮提打一遭。是故古德云：一等踏破草鞋，直須穿教透去。豈不是大丈夫漢說底話焉？似而今有般獃郎，隈隈[毸-炎+崔][毸-炎+崔]弄盡鬼恠，更據曲糸木床妄自尊大，又將從上一言半句妄行批判，誑惑後昆，造地獄業，是可憐憫。大凡參學，末上既非正因，至竟祇成廢人。設若親近宗師，亦是沽名譽利，其脚跟下大事無因分曉。大事既不分曉，則惡業因緣從而和之。是以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聖賢之語昭著明矣。儻不諄諄奉守所誡，則人天二路泯絕，驢胎馬腹無疑。豈不見汾陽云：一毫頭凡聖情量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白雲道：直饒

凡聖情量俱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二老漢雖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有般瞎禿便向者裏問：誰是傍觀者？則歸宗拄杖折也未放在。

示儔供頭

摩竭掩室，自救不了；毗耶杜詞，却成忉怛。更說箇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壁立萬仞，也是賊過後張弓，其餘是甚麼破砂盆？一向與麼去，盡十方世界一切白醭却且放過了，與你和泥合水。祇據目前見處，畢竟以何為極則？灼然十箇五雙是喫殘羹餿飯漢子，要箇據虎頭収虎尾底，恰如天上擇月。而今祇得將錯就錯，咬定牙關，向定盤星下信彩秤，知佗是什麼儔？禪者本分參學道流，相從歲久，誠不易得。法華舉和尚示徒云：行脚人不在觀州翫府看山門景致，過時為什麼事？盖為生死事大。從上古人凡到所在，見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晚學往往蹉過，不肯遞相博問。古尊宿語極有深旨，若善提撕，紅塵堆裏、鬧市門頭，無非是上人出身截徑也。

示日化士

古之老宿，問道之由，不較得失，但是三尺之童，有長處固扣之，此方謂之學道人也。近世宗徒，雖云行脚專理，究死生大事，其模樣也似古人，所存得失甚重。既有此患，於直指之源，不可得而明矣。譬如善射者，初欲較得失，即無精中之期。盖從無得失中，習之悠久，然後可中其的。學道亦然，若有一念得失居懷，即被得失羈鎖。得失之論無它辭，故得之為喜，失之為怒，此皆不祥中起此喜怒。其喜怒則人我之根本，若了人我根本，初無來處，即是如來清淨大解脫門。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修山主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堂堂。汝問是不是，我答當不堂。祇此便是截生死流底要道，佛祖頂門正眼也。

示證化士

洞明死生大事，不是小緣，唯在當人宿植，智本深厚，專誠參究，看是什麼道理。第一不得先立箇會處，亦不得作箇不會底道理，正如學射一般，久久到意盡情忘處，驀然中的，更須知有破的，自得之妙也。雲盖鵬參雙泉，雅山主令看芭蕉室中，示僧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盖經久看之未明。一日，雅向火次，雲盖侍立，雅顧示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

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盖擬開口，雅以火筯攔手一摵，雲盖豁然大悟。凡為善知識，若無此出格過量逸群大機，往往四稜榻地，大家草裏輥瞎學者眼則多矣。莫是雲盖擬開口，被雅以火筯攔手摵處，是出格過量逸群大機麼？且喜沒交涉。參學人欲洞明其要，急著精彩時，不待人耳。

道友孫亨仲求法語

亨仲家居東林之右，去城七十里，營生南畝不多，而能辦心延供十方雲水。往歲遇大旱，其心愈確，而不厭其來者。野有餓莩，獨其家有餘，信之願力洪廣，而動神物護助也。予領報恩院事，嘗憩其堂，舉家長齋，奉佛嚴肅，真在家佛子也。每入城，首過其門，則隨眾衲入室，不畏奮拳，渠喜從之。予移居東湖，亦來不倦。此皆過去有緣種，今生深信大法也。昔日甘行者家接待，凡有僧問：接待不易。行者甘云：譬如餧驢餧馬，看佗打透底人，迥然殊絕，等閑拈起一莖草，便是倚天長劒。今時流從朝至暮，說盡道理，未嘗有一句正當。琅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白雲端和尚云：琅琊有不犯之手。且道這三箇老漢，病痛一般，為復有異？參學人到箇裏，著精彩，驀地踏翻，乃和二三老人炟赫處，佛祖不可及耳。

示通化士

祖師開示直指之要，非講較商確持論而能造詣，唯是具大根種乃可洞達。是故從上老宿親近決擇之暇，其履踐處真實無片時虛弃，悠久自然純靜，豈為世間妄想塵勞包裹也？果如此做去，驀地一念回光，覷透本來面目，便見世間塵勞妄想、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理性玄妙所從來處，一一分曉。既得分曉，則不被世間與出世間法籠罩，直下打成一片，二六時更無第二頭。古人又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者裏急著精彩，此事不厭純熟，愈退愈進，愈晦愈明，至臨機大用，著著有出身之路，豈可使學者平白地死在句下，作佛法中歷劫罪人也？祇如僧問弘覺：山河大地從何而得？弘覺云：從妄想得。僧云：學人想出一鋌金時如何？覺休去，僧不肯。雲門聞舉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以拄杖便打。是則是，雲門血滴滴地要且出佗，弘覺休去，一些子不得。有般瞎漢便道：歸宗為弘覺作主。嗚呼！近年此類甚盛，不復忉怛也。

示章化士

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須具頂門金剛正眼，不為邪師引入草窠裏，做瞞天罪過，乃真第一等人也。果如此行脚，何愁行脚事不辦？是故古德撥草瞻風，豈為遊山翫水？這邊好堂厨，那邊有施利受用處穩便，唯單與死生做頭底，要透向上一段奇特大事，到得十成無滲漏處，更須轉向那邊，千聖捫摸不著，萬靈遐仰無門，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輕輕撥著，便解水裏火發，方可繼臨濟兒孫也。苟專師門格轍限量，則被人拶著，未免死在鬼窟裏，其隈隈[毯-炎+崔][毯-炎+崔]，二十四氣一時現前，大丈夫事何其在哉？所以列祖出興，提持此要，無它為此等流也，終不隨摟[打-丁+敕]入野狐群隊中。看佗上古德山臨濟，乘一機示一境，如揭貼肉汗衫相似，纔見刺頭入，便與一刀兩段，尚未稱從上來事，豈可拍盲妄自指注？年來參學人，咸謂臨濟下兒孫機鋒峻捷，此說猶甚恠也。善章禪人有志參學，不憚數千里來此道集，期透生死大事，未肯端坐，固効古為眾持鉢。繼洪州出隊目錄。袖軸求法語，揮翰聊書大槩，切忌作言語會，亦不容作無言語會。到箇裏，大事為你不得，小事自家祇當。

示岏禪人

有志衲子致身大叢林，決定要脚跟下事透頂透底，與從上佛祖雪屈，豈上蝸角蠅頭而喪己身哉？看佗臨濟、德山、興化、南院、風穴、首山、汾陽，的的紹續為萬世衲子之師，雖相去數百年，其金聲玉振、龍馳虎驟，未嘗隔一絲毫許，千人萬人仰望不及，所謂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屬邪正，破的手大鉗鎚，非諸大老而孰敢當前乎？至慈明、黃龍、翠巖、楊岐，唱愈高和愈峻，自圓悟已來，天下九州兒孫遍地，盖源深而流長也。是故今日比丘當痛念先祖門風峻拔、活業廣大，豈敢癡坐日眠三覺？古人有終身之憂，無它，憂道未達也。道既達，即無累生之患，是可得而名狀耶？便能顯示七佛已前威音那畔一箇大脫空。五祖謂：一切妄言綺語，小脫空是也；覷見本來面目，大脫空是也。且小脫空與大脫空是一義二義？思之。

示信禪人

學道人在乎猛利，一咬便斷，纔擬議即鑽頭入知見網中，起結角羅紋分別，欲洞明少室單傳直指之要遠矣。南泉示趙州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廓然，豈可強是非耶？看佗古人一期揭示，初似刀刀，至折合

處，直使白衣拜相。苟或未暗此脉，不用敲磚打瓦、祭鬼燒錢，但向一念未生之際，直下如桶箍脫撒一番，其塵劫來事一時覷透。既得這箇本柄入手，切須牢把住，未可輕放下。何故？前頭有事在，正好上門上戶，求真正宗師，做冤家債主，期透向上關，穿天下衲僧鼻孔，是為難乎？它時異日霜露果熟，出來與德山、臨濟把手共行，點檢從上老宿未了底公案，俾令後之學者親認祖父契書四至去處，一一分曉，決定無疑，然後承荷家業，育子榮孫。所謂我本無心，所有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豈不慶快平生？祇如德山、臨濟過去數百年，如何却要與佗把手共行？應庵下一轉語看。

示原禪人

大凡行脚人蘊成佛作祖氣槩，與流俗阿師迥然不同，是佗二六時中卓卓地滴水滴凍，不妨孤峻，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奪也。大者既達，小者則如大者，大者則如小者，然後大小雙泯，圓融無際。在今時猶是野狐窟宅，更須一槌打破，透向上大機大用，放出焦尾大蟲作師子吼。既是焦尾大蟲，因甚却作師子吼？三賢固未明斯旨 ，十聖那能達此宗？

示祚禪人

古來抱道之士，如癡似兀，豈有一言半句與人咬嚼，人自知之，患乎不鳴，鳴則驚人。年來此道荒凉尤甚，設有留心叢林者，例無正因，縱依附善知識，殊無道念，初不異區區走山水活名要譽之徒也。苟得把茆盖頭，略不知分，而又狂悖，欲竊如來大人境界，茫無似之身，謂言傳佛心宗，況如來大人境界而容妄竊乎？其從游者，麤頭鼠目，蠆尾狼心，傷敗風教，比比皆是，可不哀哉！五湖大心衲子，應須遠離，所謂見不善如探湯是也。

示法化士

祖師道：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者。此說話非上根大智，孰可洞明？要須盡却今時，始透向上關捩子。
臨濟、黃蘗處，三遭痛棒。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縱大愚悟去，其恡愈甚。然予之言，知音者少，設鼻聽眼聞者，則未與可。臨濟出世後，示眾：老僧一生呵佛罵祖，覓罪性如針鋒，許了不可得。且道黃蘗處喫棒底罪過向什麼處去也？

凡見僧入門便喝，快如倚天利劒，鈍似無孔鐵鎚。喚作一喝，達磨家風一掃而盡；不喚作一喝，犯突吉羅罪。

示琮侍者

本分參學道流，末上為生死不明，正如囚禁之人，未得決斷，至於行住坐臥飲食之間，不得少安。若如此做工夫，其生死大事，無有不徹底道理。往年佛果圜悟師翁，遍扣諸方，無有不可其所得者。後見白雲演和尚，被詰其由，元來無本分事，祇是一肚皮虛頭。白雲向佗道：勤上座，你參底是法座上禪。圜悟不肯，拂袖而去。至金山，遭大病幾死，思量從前參問，並無一句得力。纔得安樂，復見白雲，聞舉頻呼小玉之語，驀地打破漆桶，方始知非信之師資，緣會決非等閑。今時禪人，亦在叢林中多年也。去見有道宗師，亦嘗遭重病，心下安與不安，皆自知得，祇是不肯放下。此不肯放下有兩種：最初行脚，不遇真正宗匠，撞入外道邪師火裏，中其毒藥，便謂行脚事畢，是一；又有一種，雖致身叢林中，名為參禪，其實無正因，一味盜聽，反急人知，便自證據，却但言祇是箇事，是其二也。此兩種謂之膏肓之病，除是一旦知非，將來却有放下時節。且畢竟放下甚麼？祇放下人我擔子，得失是非。佛法玄妙，纔如此放下，便覺身心輕安，表裏純淨，二六時中，胷次空勞，勞地冷地，瞥然脫去，始可禁拳趯，受烹煅。若祇守領覽為究竟，無異依草附木，精靈是它逸格，道人迥然殊絕，觸著便解生風起草。世出世間得人憎，無出者一著子，謂之衲僧巴鼻是也。

示通化士

昔黃蘗聞百丈大智示再見馬祖深旨 ，不覺吐舌，非生而知之，孰能領略哉？此道至臨濟大行天下，若子若孫咸具殺人不眨眼手段，寘一箇半箇作將來種草，呵佛罵祖猶為不唧[口*留]漢，豈況和泥合水、撒土揚沙以當宗眼，無異一牛迹之波擬比滔天之浪，是可得耶？有志之士果不昧最初一步，長時放教冷湫湫地，一旦桶底子脫，歷劫來事頓然現前，不為邪師惑亂，一向硬糾糾地，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它時異日何患不熏天炙地也？不唯符契前百丈大智所示再見馬祖深旨 ，亦將確然特立大方，又何啻遇大風則止而已矣？

示一化士

讓祖首起馬駒膏肓之病，示以磨甎打車殺佛之要，所謂差病不假驢駘，藥應平生堅執，奉重澳然氷釋，從容父子徵酬，曾無毫髮滲漏，皎然如千日並照，臨機八面，超情離見，到出生入死不疑之地，了無生死始終之患。爾後以是傳之百丈，百丈以是傳之黃蘗，黃蘗以是傳之臨濟，臨濟以是傳之三聖。三聖死，且喜太平，豈謂興化忍俊不禁，向大覺棒下見徹臨濟在黃蘗處喫棒底意旨？此老故是聽事不真，喚鍾作甕，就中奇恠，逮今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是褒揚。殺人刀，活人劒，乃上古之機鋒，亦今人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其間一箇半箇，灑灑落落，終不肯坐死水裏，與蝦蟆蚯蚓長歌細吟也。大底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手段，以壽後世。從今日去，斷要箇撲跌不破底點出來，與臨濟作種草，俾綿綿亘萬世，為祥為瑞，為風為雷，為雲為雨，為殃為害，又豈徒然者哉？

示慈修造

大丈夫要截生死路頭，應平昔珍蓄諸所有物併須棄之，則六根門頭自然淨躶躶地，一旦瞥去，不患生死路頭不斷也。苟不本真實履踐，而欲多知多解為自得之妙，返為知解風所吹，增寒壯熱常時現前，鼻塞頭昏無日不作，盖自取之禍，非它咎也。大抵少室正傳直饒徹底悟去，折合到十成絕滲漏處，更禁得惡拳趯、受得沒滋味，過這幾重關了，亦未稱平生意在。當知先達拈一機、示一境，脫羅籠、碎窠臼，曾無一針鋒許法與人作道理，尚恐佗時異日妄生節目，搖動學者，將為少室正傳合有恁麼事，殊不知快鷂不打籬邊雀。

示宗書記

從上佛祖言教，如敲門瓦子，事不獲已，藉之以為入理之門。年來學者不本宗猷，反以佛祖言教為極則，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是可憐憫者。有祖已來，列派扶宗之士，揭示直指之由，初無秋毫許與人領略，其所示祇示當人本法，果能向一念未生時一刀兩段，則到臘月三十日懸崖撒手時，其五欲八風搖撼無門，九有四生收攝無分，所謂真大丈夫事，豈可與數黑豆死漢輩同時而語耶？

示感修造

學道人圖心要參禪，但參取涅槃堂裏孤燈獨照時禪，切不可立限劑，到幾時幾日什麼時辰決要悟道便是。好笑此禪無病痛，祇貴退步，深信得及，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硬却脊梁，內同木石，外同虛空，驀爾漆桶一脫，五聚十八界蕩然清淨，四生九有類頓時解脫。既見這一條大路了，未是休歇處，直到大法洞明，方得真偽邪正一一分曉，謂之無上大自在法王。然後或處山林，或居城市，初無二見，所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豈不是衲僧門下本分草料？苟道眼不明，力量未充，至於逢緣遇境，切要牢捉繩頭，勿令犯人苗稼，應須如法弘持，不患己躬大事不明白也。昔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巖頭云：拶。巖頭好一拶，自不知落處。

示任化士

老南云：說妙談玄，乃太平之釬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釬賊，棒喝玄妙，皆是長物。誠哉是言也！大凡宗師居正位，揭示本法，當如是提持，謂之褒揚。殺人刀、活人劒，為臨濟種草，苟無箇些子，未免拍盲，妄生異端，瞎人眼去。是故死心云：譬如死人手持利刃，截死人頭來呈吾，吾即肯汝。所謂善射者，未彀已前中的，早不唧[口*留]了也。伶利人聊聞徹骨徹髓，何待曲彔？床上老比丘，重疊打之遶。大抵參學儻思前顧後，則墮坑落塹無疑矣！且如德山、臨濟出世，弄箇一著子，直是驚天動地，及到衲僧門下，不滿一笑，正類學如牛毛，得如麟角耳！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法語下

示諒禪人

東林門下無禪道佛法，無向上向下，無之乎者也，無得失勝負。雖聚衲子，唯以金剛圈、栗棘蓬，跳者不可著力跳，吞者不可著力吞，但退步冷地裏，驀然體得如晝錦還鄉，千人萬人中一人半人而已。其間肚皮熱底，祇得仰仰羨羨，要且覓佗從來處不得，祇是人人脚跟下本分事，即非強生節目。是故從上老作家，非不以此本分事揭示來學，祇貴各各猛著精彩，直截荷負，深入先達閫奧。臨濟金剛王寶劒、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叉俱胝指、雪峰輥毬、趙州勘破、女子出定、靈雲見桃花、玄沙未徹，此皆一致爾。苟有一絲頭及之不盡，則禍生也。大底英特之士，不在忉怛巖頭道利根底一咬便斷，知佗多少省力，然後見佛殺佛、見祖殺祖，猶是衲僧門下脫白沙彌。可中逸格超量，豈影響之流而能近傍哉？祇如坐斷天下人舌頭底，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請諸方代一轉語看。

示潮上人

黃面老子四十九年說一藏之乎者也，其間是是非非、長長短短，故不勞餘力。洎至末後，看佗無折合，却對百萬眾前拈花付囑，其誣之罪不輕。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果然聽事不真，喚鍾作甕。設使具大丈夫氣槩，有潑天大生涯，二六時中脚跟下放光動地，愈沒交涉。這些子沒人情，痛下毒手，打翻從上佛祖機關、玄妙理性、師授子承、口耳傳習之弊，如紅爐上一點雪，且不是本地風光，亦非衲僧巴鼻。更說百丈耳聾、臨濟三頓、興化脫下衲衣、雲門拶脚折、雪峰輥毬、趙州勘破、狗子無佛性、明眼人落井，以諸大老敲甎打瓦，轉見狼藉。苟非明悟此旨 ，切忌莽鹵承當。蓋參學初無佗術，祇要放得下一味無心去，自然合道。近來有一種不通方謬漢，或以壁立萬仞為尊貴、或以泯默無聞為極則、或以一切語言文字為變通，如此之類，實可哀哉！且道東林見處如何？今年八月十八日，清光看壓海潮來。

示行者了無

出家乃大丈夫事，何待削髮然後親近知識？盧祖微時，鬻薪於市，聞客誦經，激其本願。謁黃梅大滿，一見投機，隱於碓坊。因聞秀寫偈，略露鋒鋩，授衣南渡。至庾嶺，為蒙山道人，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斂念知歸。尋抵番禺，顯風幡不動，動自於心之語，聞了駭然。看佗祖師從微至著，揭示本法，盖非它術，乃自心之達耳，豈待削髮而後見善知識是也。

示行者了心

割愛辭親，為如來種，學出世法，了世間相，即是實相矣。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吾知之矣，汝知之乎？事佛之要，勞形苦骨，長年不倦，為眾之念，臥草眠霜，至死不厭，能行是者，是真出家。

示檀越徐將仕

鷲嶺拈花，少林直指，黃梅夜半，大庾嶺頭。自爾曹溪之後，此道大振，無非是祇今當人頂[寧*頁]上二六時中受用底一著子，或為佛、或為祖、或為寶公、或為十二面、或為三十二應身、或為千手眼，通其變則虛空為口、萬像為舌，盡未來際說甚隨類示權、應機赴感，卒莫能窮詰其本，豈特寶公倒退三千里，便是黃面老子也無安身立命處。雖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無不中的。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彔木床揭示本法，與一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施向上鉗鎚、碎衲僧窠臼，其間一箇半箇皮下有血，遇本色人輕輕一箚，直下頓脫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卓然挺特，觸目遇緣曾無二致，以是願力現殊勝相，或為宰官、或為居士、或為長者、或為比丘，各各契所得心，廓大解脫門，俾一切品類已知有未曾有，悉皆洞明超生離死、絕塵絕迹一段奇特大事，到大休大歇、十成絕滲漏處，四生九有、五欲八風頓然清淨，使各各頂門金剛眼正開大施門，濟所未濟、應所未應，豈不是大丈夫具超群逸挌、點鐵成金底大手段也？

示檀越鄭承務

上根大智，點著便知落處，又豈在搖脣鼓舌，然後謂之指南？誠發明眼人一笑耳。是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唯以心契心，初無心可得。若向無心處作道理，還同有心。然心之說易會難明，所以祖師道：無心無可得，說得不明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看佗祖

師揭示從上佛祖所契心法，豈是和泥合水，未得謂得耶？縱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尚恐涉脣吻，落路布，則隨後與之痛上錐箚，俾之脫去所得所證之妙，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亦未是好手。更須轉向那邊撥動，向上關捩，初不傷鋒犯手，悉使盡大地人各各活鱍鱍地，豈不是大丈夫具大丈夫事業？苟有絲頭許及之不盡，未免打入葛藤窠裏，成群作隊，造地獄業，將謂吾佛祖之道止此而已。大抵參學末上，須就有道宗師禁得辣手段，受得惡拳趯，透到休歇安隱之地，其逆順境界，喜怒哀樂，五欲八風，悉皆清淨不可思議大解脫門，則何往而不利哉？

示珣禪人

東山演祖云：四來兄弟各各呈見解，及乎徵問子細，有者喚作禪道會，有者不喚作禪道會，要且本分事全無些些。誠哉此言！臨濟正傳無出此也。又道：世人殺佛殺祖，造無間業，一念回心，却許懺悔，唯參問未達其由，畢竟成謗般若，永劫無由出期。學者當事斯語，以悟為則，若是學解傳習口耳之流，此報難逃耳。白雲太師祖道：直須悟始得，悟後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臨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學人眼；若是悟得箇乾蘿蔔底，不唯瞎却學人眼，兼自已動便傷鋒犯手了也。嗄！昔年便有箇乾蘿蔔底，甜却牙齒，東道西說，而今乾底也無，濕底又沒，教緇素箇什麼即得？有時冷地看來，恰如患啞箇，直是好笑，其為人手段固遠之遠矣。

示振禪人

少室生涯，若未踏著，如履刀山劒樹，其艱難萬狀。禪人從此多退志，遂為廢人耳。盖乎平生操稟不彌確，履踐若存亡，縱使親見釋迦老子，亦無柰你何。箇事須是具大丈夫意氣，把從前學解明昧兩歧，直下一刀兩段，祇向十二時中、紅塵堆裏、逆順界中，忽然信脚踏著舊時活路，通上徹下，全是自家出身要徑，豈不至哉！且如石鞏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鞏云：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鞏云：你不解捉虛空。西堂云：師兄作麼生捉？石鞏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鞏云：直須恁麼捉始得。看佗古人得處超量，用時勦絕，等閑[祝/土]著，如大火聚，豈有許多搕[打-丁+(天/韭)]？雖然，也是喚鍾作甕，

示慧禪人

黃面老子初生下時，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此便是初生下帶來一星蠱毒子。雲門中之，便知落處，拈來用得恰好。居常以此事告示學者：既作黃面老種草，須會祖翁說話始得。若不如此，盡是掠虛漢。一日，雲門普請般柴，擲下云：一大藏教，祇說這箇。看佗古人顯示，頂[寧*頁]上一著如同電拂，利根底一覩便透。其或尚留觀聽，坐在見聞，向衲僧門下，何啻白雲萬里？

示如化士

昔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水潦忽然大悟，起來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妙義，無量法門，只向一毫端上識得根元去也。看佗英特之士，一等踏破草鞋，見善知識，終不半前落後，直是操鐵石心，到大休歇處，驀地箭鋒相拄，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故是慶快，不妨孤峻。究竟論之，也祇是明見本來自受用，現成金剛正體，亦不足為之差也。此體未明時，謂之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近世有等尊宿，凡示學徒，但云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外，別有一段事，此真可憐憫也。便是西天九十六種，亦不作此見解。本色道流，或聞或見，得不寒心毛豎？晚之學者，宜速遠離此患，乃可為如來種草也。

示伸化士

衲僧家活計最徑截，不用起一毫頭氣力，立地成佛作祖。蓋緣近時學道人探頭太過，將謂別有道理，一味向意根下妄通消息，被情識機關流入生滅法中，執生滅法為安樂究竟處，其錯之甚。所以道：無以生滅心說實相法。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信之？上祖門風峻絕，豈容依倚棲泊者哉？唯是有力大人，方能臨危不悚，直下頓徹本法，如大火聚，誰敢當頭覷著？

臻上人為百丈持鉢求語

佛祖緊要處，毫髮不容，驀地踏著此脉，却有共語分。近時參問道流，多是執我見為究竟法，略不信有好事，纔入本色爐韝中，則討頭不見也。蓋緣末上不遇人承當處，莽鹵坐在得失窠子裏，怕人動著，恐輸却禪。或者云：我見處一切是了，長老家却言不是。此祇

是用心行，要羅籠我、拽轉我，但自把得定便休。此膏肓之疾，固不足發藥，參學人切忌此耳。

示曇禪人

少室家風，祇要當人端的，喪却本來面目，然後方可入作。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德山、道吾三十年提持此事，未嘗見有一箇獨脫出來底。圓鑑和尚道：直饒獨脫出來，也是依草附木精靈。看二老揭示直指之要，豈有一絲頭許與人領覽？至於自得之妙，向衲僧門下猶是貼肉衫子，除非大達之士乃可髣髴耳。
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道：若有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古人懸塗毒鼓，祇要求箇會擊底人。儻善擊之，少室家風一任擎展。

示茂化士

見性周遍，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是施為，全真智用。是故巖頭初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云：作什麼？巖頭便喝。德山云：老僧過在什麼處？巖頭云：兩重公案。德山云：者箇師僧稍似行脚人。然則父慈子孝，其柰來處未諦。當參學人者裏撿點得出，便知二老人如是施為，全真智用，少室高風未至寂寥哉！祇如巖頭便喝，為復理合如是？為復別有生涯？近世禪者被人拈來詰著，多是渾崙吞箇棗，死在得失窠裏。白雲太師祖道：須是具緇素眼始得。若不具緇素眼，未免瞞頇佛性，儱侗真如。且作麼生是緇素眼？破木杓。

示璀化士

學道人莫空依草附木，過生打辨，精神透教徹去。老黃龍未見慈明時，一肚皮禪，口似紡車，及其見之，挺然超詣。大哉此老，有是起必死之疾手段也。
長慶參雪峰、玄沙，往來三十年，非不精究此道，然未登太山，豈敢小天下也？一日，見卷簾猛省，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是謂登太山耶？錯。

示琚化士

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貴言外領略，直下透頂透底，何待禪床角頭朝呪暮呪，然後為佛法禪道？正是瞎人眼，又不可舍師承而自求，自求而得，真九十六種眷屬也。長慶拈拄杖云：識得這箇，參學事畢。雲門道：識得這箇，為什麼不住？二老漢優則同優，劣則同劣，垂手處足可稱尊。若是入理深談，猶欠悟在。

示照知殿

大道坦然，本無迷悟。良由眾生顛倒，從妄而興，背覺合塵，起諸差別，遂有四生、六趣、九有，致使流浪三界，無有休息，如汲井輪，互有高下，皆謂之迷。儻能於其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念知非，直下頓至如來不動之地，此謂之悟也。然迷悟之由，且初自何而起？謂從心起，心不自心；謂從妄起，妄不自妄。則心之與妄，其安在哉？當知十方虛空生汝心內，如片雲點太清裏。如是見徹，即知十方虛空不可得故。虛空既不可得，山高海深，纖洪長短，目前摠然，又如何消遣？箇是萬仞崖前一涉子，纔入顧藉衲衣下事，無緣究竟也。思之。

示一化士

東寺和尚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此正如善射者，不問中與不中，盖妙在意前，發必中矣。參學人亦復如是，欲期洞明大法，須辦鐵石，身心悠久，自然諦徹。透到大休大歇處，亦不問生之與死也，聞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如風過樹耳。箇些子若打不脫，直是礙塞人，從朝至暮，恰如打殺人了，未曾還命在。此是做工夫到好處也，不久漆桶破也，捉獲白拈賊也，自納敗闕也，收捨不上也，破家散宅也，沒著死屍處也。衲僧家到得箇田地後，是則是，快活無憂。若不就本色宗匠鉗鎚，便打入撥無因果隊裏去，卒牽挽不回。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於宗門，所害非輕。豈不見僧問古德云：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時如何？古德云：放下著起膏肓之疾。無出此也。

示淳化士

從上佛祖無一念心要做大漢，生死大事方得成辦，然後大漢自然而至，始謂之釋迦種草也。若有一念馳求成佛作祖底心，此謂之焦芽敗種，無復發生也。年來學道人，凡見尊宿，不問如之若何，祇要

人道佗有箇見處便歡喜。殊不知歡喜底，便是討閻羅王鐵棒打鬼骨臀欵子也。若是箇漢，祇要人道你未在，却堪持論。

示延壽雲長老

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纔出頭來，掀天括地，至竟緣何如此？祇是末上一念正當，其邪師魔外籠罩不住，便有超宗越格，氣宇不亂。親近至世間起滅，了然無寄，唯以生死作頭底。正作頭底時，不見有死及不死底。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向這裏斷，要徹底明白，擴而充之，然後禁得辣。手段到千變萬化處，尚恐討頭腦不見，何況半陰半陽，半晴半雨，而欲獨步大方，無復得也。箇一著子，自古自今，一箇半箇透得底，如鷹挈鸇雀，似鶻捉鳩，有甚費氣力處？回視從前參得底，悟得底，學得底，淹浸得底，直是慚惶殺人，始知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方得這箇柄杷入手，便有掀天括地分。所謂間世英特之士，無出此也。
近世道流不務本，但貴肚皮裏記持多、口裏有可說，祇對士大夫資談柄、快神思，謂之禪道。此大妄語所招重報，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是佗古人初無道理，一味古朴，百醜千拙，要是肚裏非常惺惺，盖渠專於道故也。一旦驀地咬斷五色索子，跳出解脫深坑，透過悟迷兩字，不妨慶快乎。昔忠國師示學者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雲門云：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看佗下箇註脚，迥然超絕，一鎚下便要平步青霄。雖然，直饒恁麼，也是依草附木。

示覺禪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佗恁麼吹沙走石，早是瞎人眼了。更向棒頭上討活路，一喝下覓出身句，無異捕鼠口求象牙也。所以從上護惜箇一著子，二六時中，直是無絲頭子虛棄。做到無捫摸處，湊泊無門時，却須放下，令教虛靜澄湛，應干從前知解道理，惡知惡見，悉皆入作不得，便是入道要徑也。一旦洞明脚跟下事，徹底透脫去，亦不辜負釋迦老子苦口丁寧。所謂師子兒，眾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犴逐法王，百年妖恠虛開口。

示達禪人

本分衲子，蘊超今越古底氣宇，抱成佛作祖底英槩，直下斷與生死做頭底，到詞窮理盡處，死生關脫，如萬仞崖頭撒手，豈肯顧藉？

至絕氣息時，全體活鱍鱍，覷透從上大眼目，宗師放手脚，弄出驚群動眾底餘態，如珠走盤，如盤走珠，顯示佛祖拈不出生機一路，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向棒喝未施前，坐斷電光石火，在機用普應間，不妨風行草偃。雖萬化千變，其實湛然凝寂，初無依倚，一味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梯，豈居陰界？謂之宗乘，教外別行，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花鷲嶺，直指少林，曹溪脫印子，亦不出最初一念。又曰：頂[寧*頁]上一著是佗得底，二六時不露鋒鋩，等閑趯出，十有五雙蹉過。古德云：此事唯我能知是也。

示曇禪人

上古老衲心眼未明，火急就有道而正之。一旦心眼洞明，以本願力晦迹山林，辦累生計，揩磨心識，使及之淨盡，無纖毫過患。至遇境逢緣，視之如墻壁瓦礫，絕無一念。世間心若太虛空，湛然凝寂，謂之金剛正體，淨裸裸地、圓陀陁地。然後以無功用行，雖無心應世，而應世之心常而無間；雖無心濟物，而濟物之心霈然無窮。當知上古老衲就有道而正之，契證之妙，皎如十日並照，豈造次承荷者哉？

示徐伯壽道友

佛祖閫域深奧無際，盖古今固難其人，苟非上根大智，孰可造詣者哉？要在頓信誠確，然後乃見覷捕。至覷捕之時，不可以有心求，切勿以無心會，又不可離有無而別作勝解也，亦不可即有無而求出離也。學道人但能於此著精彩，唯是所示之要，久之不患不徹證也。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言下大悟，便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豈不是透生死截徑、打破牢關底意氣？儻涉道理，即打入野狐隊裏去也。大抵斷要洞明此事，須是決烈之志，向二六時中、六根門頭常時放教淨裸裸地，雖處紅塵鬧市、酒肆茶坊，如在清淨大解脫門、無為境界，堪然凝寂，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千魔萬難籠罩無門，祇者便是得力做工夫、入道之蹊徑也。直下從脚跟下推究將去，至成佛地，方見得不願作佛之元由也。從上老宿喧天動地，祇用箇些子，在佛祖謂之頂王三昧，在衲僧謂之祖師巴鼻，在平江人謂之頑賴。須知頑之一字是眾妙之門，入得此門，千足萬足耳。

令人胡氏求法語

向上一路非男女等相，但直下著精彩，二六時中覿捕，驀地穿透，即是令人無量劫來受用底事。今日現行不曾移易一絲頭，又豈可別有道理也？既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便徹底放下趁康健，直教生死兩字洞然明白，豈不快哉？大底人生到老稀之年，是時節至矣。應家務事掉與人荷負者，貴得脚跟下輕便，臨時去住自由。

胡六七娘求法語

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胡氏六七娘，要見祖師妙心至容易事，但祇退步，向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三昧處、觀世煩惱處，猛著力一提提取，便是祖師所契之心，與自所證之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威光烜赫，得大自由，豈不是出格真道人也。

胡令人宅萬二小娘子求法語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箇是從上佛祖得力處。善知識！劈頭拈出，不問是男是女，纔宿有靈種底，一見便知落處，豈在忉怛然後知歸耶？古之凌行婆、鄭十三娘，皆見諸大老宿悉證無生法忍，吳氏千一娘有信佛之心，但將此心朝夕推究驀徹去，當知世尊密語不覆藏之句，祇是自己無盡寶藏也。

書

答翔鳳山顯忠資福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死生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眾，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己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懃，未嘗敢懈也。念眾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為道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時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眾，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為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為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

如吾自幼出家為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収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光孝應庵老僧　某書復。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草木無端拈出來，更加註脚放癡獃，西天此土誰知己？夜半優曇火裏開。

世尊拈花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疎山造塔

鑿開荒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華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漸源與道吾弔慰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裏，[illegible]霧拏雲宇宙低。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喫油糍

背眾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香嚴上樹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丹霞燒木佛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祇管胡卜亂卜。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己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眾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中後入黃泉。

真贊

贊睦州和尚

稽首金容癩狗師，一生快活沒人知，平田淺草翻身處，合水和泥換步時。垂手未施三寸刃，破關先下頂門槌，寥寥萬古誰堪對？唯有嘉禾跛脚兒。

嚴教授畫臨濟請贊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囓鏃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鶚。

滿禪人畫臨濟像請贊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兮不知足。高懸羊頭賣狗肉，秤頭斤兩惜如玉。胷中更有一般毒，天下無人敢輕觸。

卞禪人畫布袋和尚求贊

人謂是彌勒，且喜沒交涉。拖箇破布袋，到處納敗闕。祇有一味長，子細為君說。是什麼？乾屎橛。

贊三將軍

家在歸宗寺後山，洞中春色異人間。祇因親受靈山記，長與歸宗把要關。

贊大慧禪師

人天之師，佛祖膀樣，頂[寧*頁]一著，匙挑不上，俾臨濟價增十倍，起圓悟更無伎倆。小姪如此贊揚，老胡決定有望，三十年後脫空話行，也是一番性燥起謗。

贊虎丘先師

老漢從來無禪，一味心中含毒。此毒時復現前，渾家大小不穆。異口同音呪詛，至今活陷地獄。一名臨濟正宗，一名叢林瞎禿。

贊佛眼叔祖雪堂和尚侍立(老禪贊在前)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父行子隨，了無途轍。老禪已是錯針錐，添得應庵亂饒舌。

贊此庵元和尚二

佛祖生冤家，人天不喜見。忒殺聱頭，却通一線。劈胷拳下破牢關，大用機輪轆轤轉。
十分畫得相似，祇有一處譌訛。佛祖檢點不出，從教平地干戈。

贊李知府朝議

人言公死，我言公在。在在在何處，清風動天籟。

贊程宗古承務

龐居士悟心於馬駒言下，裴相國得大用於黃蘗棒頭，雖相去數百年間，其金聲玉振聯環不斷，彼時有此二大老光明烜赫，此時有宗古

先生仁義禮信根於心，而能以此心確然履踐佛祖大解脫門，誠不讓耳。白雲山月未足為齊，寒檜青松堪同大節。

烏巨山達長老命立首座持師頂相請贊

煙林風姿，山岳氣宇。坐看春回，行無伴侶。不圖成佛，豈欲作祖。一句掀翻，萬機罔措。更提柱杖，擊塗毒鼓。立禪持歸，分付烏巨。

積善普長老請贊

天台南，石橋北，觀音寺裏有彌勒。頂門瞎却摩醯眼，肘後風雷轟霹靂。

表微首座請贊

左捺膝，右握拳，搥瞎正法眼，打破葛藤禪。奮迅西河爪距，踢出楊岐金圈，祇憑箇一著，今古有人傳。

禪人寫真請贊

形枯豈是持齋叟，兒古還非入定僧。馬又不成驢不是，當頭一著得人憎。
法中之魔，僧中之賊。盜佛祖寶刀，斷衲僧命脉。貧窮者示之無價寶珠，富貴者令之破家散宅。不是平地上干戈，且非孤峻處標格。者漢初無罪過，祇是頭匾眼大。雖然肚裏醒醒，開口便先話墮。如斯出世為人，恰似大蟲看水磨。
竪拂拄拂。全機出沒，一喝耳聾。三日叢林，至今狼藉。屈！屈！且道是馬祖屈？百丈屈？歸宗屈？宗一侍者，但恁麼拈出。
魯祖偏工面壁，秘魔動便擎杈。唯有歸宗長老，一味撒土撒沙。三箇上牢漆桶，不知那箇堪誇。諸方檢點得出，也是勾賊破家。
波濤千尺冷颼颼，誰向滄溟泛逆流。唯有渠儂諳水脉，卷舒出沒任遨遊。
九年面壁成迂曲，三頓親承愈見賒。併蕩那伽大機手，不知誰可繼生涯。
拭眼堂前，臨濟正令。且行一半，拈佛祖病。
江上青山千萬疊，水邊茆屋兩三間。朝來無限扁舟過，何似渠儂把釣竿。

茆屋紫霄下，良田石鏡邊。此生隨分過，不用買山錢。這般惡比丘，何人敢近傍。恣焚三毒火，力起無根謗。破除少室窠巢，併蕩衲僧見障。聞者見者攢眉，應是無人瞻仰。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凡夫。甘作上牢漆桶，無心計較錙銖。萬古銀山鐵壁，更沒者也之乎。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曇慧。暗透兩重牢關，烈焰不藏蚊蚋。
元是黃梅村裏僧，生來自笑百無能。一瓶一鉢隨緣住，孰謂而今繼祖燈。

平江虞祖道寫頂相求贊

枯松下，盤陁上。獨坐大方，橫按拄杖。謂是應庵，無恁相狀。謂非應庵，誰肯歸向。分付祖道，試自定當。

徐伯壽求贊

大海波濤闊，千峰氣像雄，當頭俱坐斷，直下展家風。一喝分賓主，三玄辨正宗，其餘都莫問，今古有盲聾。

如道人求贊

江上青山疊疊來，屋頭松竹手親栽。柴門盡日無人到，時見窻前雲作堆。

蓮道人自寫像求贊

凌行婆蓮道者，一箇患聾，一箇患啞，聾者善聽，啞者能話，堪笑堪悲，可知禮也。

吉彬老二姪女繡普賢菩薩求贊

吳門吉彬老，壽年可及百。骨目清且癯，施為有標格。行步快如風，談笑氣不乏。窮之無他術，一味好佛法。每親善知識，言下究生殺。家有二姪女，貞姿迥超拔。自幼不茹葷，晨昏常燕默。從容定中起，痛念十使結。顯塵劫大願，運針發五色。幻普賢妙身，應現四菩薩。等十方虛空，皎若揭日月。大哉白象王，群狐悉彌滅。當知妙殊勝，豈在別處設。若從自己求，猶如病作熱。如是名正觀，不爾是邪說。

偈頌

和　宮使李侍郎頌送入莞山庵

此山已是勝天台，峰頂寥寥正眼開，無限水雲難湊泊，却容掃地相公來。

題　陳參議中大大隱圖

荷鋤居士隱雲莊，竹屋茆堂瞰小江。祇這逍遙是知己，人間天上更無雙。

和　李參政頌示鑒禪者

清源居士頂門著，從本已來自寥廓，更透吾家向上關，活鱍鱍地難収捉。風塵草動鑒來端，臨機八面初無作，纔起分毫取與心，即被邪師籠罩却。

贈別俗兄

此行安忍泛輕舟，無柰官差不自由。痛望老人修淨業，莫教容易度春秋。

題劉民用居士藏六庵

西溪縛屋稱幽居，坐對松窻與世疎。到眼青山千萬疊，此生安樂更無如。
虛空正體沒邊涯，藏六如何盖覆伊？要聽少林無孔笛，從來多是逆風吹。

辭此庵和尚塔

道韻如山重，氷懷有紀綱，一拳成活業，千古更無雙。松竹森森老，雲山疊疊長，洛陽無限意，對此一爐香。

示智道者

少室門庭冷似灰，長年不見一人來。汝今若解知慚愧，那取工夫到一回。

贈成主簿

同是崇寧癸未生，公為官長我為僧。大家履踐通天路，共踏毗盧頂上行。

禪人之梅陽

此行不憚三千里，況是江天欲雪時。問道身心如不昧，梅陽老子已先知。

與鑄鍾道者

野店小橋外，黃昏欲雪時。一聲誰側耳，千古喚愚癡。

德彬修雙陽塔求頌

九層塔聳青霄外，七佛靈蹤在上方。山冷雲寒當午夜，唯聞仙樂散天香。

送僧化蓆

窮心何必在三椽，直透歸宗一味禪。翻憶當年曾卷起，無端又展與人眠。

吳必東請小參後說偈

百草頭邊千聖眼，一毫端上萬重關。更無佛法并玄妙，堪與知音共往還。

送六人禪者隨宏長老住大智

大智荒凉久，中興六上人。機前施遠略，句下要通津。事理無兼帶，偏圓有主賓。風雲今際會，彈指一番新。

贈悟上人造華嚴塔

山前馬廐普光殿，門外牛欄正覺場。五十三人同日葬，善財走得脚生瘡。

術人求頌

造化付誰手，君來聊解顏。欲游天上路，先破鬼門關。禍福行藏內，高低方寸間。毫芒差錯處，過犯重如山。

行者求頌

了身不若了心休，了得心時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觀道人求頌

學佛從來境界多，不能降伏便成魔。降魔能用無心法，六賊傾城盡倒戈。

題仲逸宣教三境圖

太清之雲，鏡中之塵。從無住本，廓應如春。妙玄不動，示現無垠。三世普入，孰妄孰真。現成公案，豈費精神。當頭一著，坐斷要津。

莞山淨明庵小參示眾

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明。

題永寧小軒

我行重到清凉地，小室軒窻分外明。不是山家占春色，大都物理自舒情。

贈晦叔秀才二首

處世從教眼似眉，自然心地絕支離。翻身更透龍門浪，頭角崢嶸宇宙低。

少室巖前路不遙，毫芒纔擬便迢迢。西湖湖上晚來看，小艇輕風落畫橈。

西蜀祖正道者還鄉求頌

西川五十四軍州，幾箇男兒會點頭？透得劒門關子過，不風流處也風流。

夜宿解田偶成

夜宿西山居士家，圍爐相對話生涯。從來無一絲頭許，自是勞生眼裏花。

送宏監寺開海田

軒昂氣宇要爭先，及早乘時痛著鞭。翻轉江皐千頃浪，靈苗從此秀桑田。

送珣禪還鄉

極目澄澄水照空，白蘋紅蓼戰西風。三千里外深深意，鐵券誰將累祖翁。

送祥禪人二首

子是慈明家畔人，直須超卓要驚群。騰身快入洪波裏，始見曹源正脉分。
濁港江頭送別時，碧雲秋水淡依依。莫嫌老拙疎慵甚，它日重來扣竹扉。

謝楊善才道友惠數珠

南詢初不失程途，収得金剛腦後珠，兩手持來親獻我，光明烱烱破昏衢。

胡氏妙圓求頌

八年伏枕今安樂，安樂常思病苦時。苦樂本來真實義，要須猛省力扶持。

送傑侍者還鄉(辛未上元日)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垛根，吾有末後著，待歸要汝遵。佛事。

為此庵和尚入塔

摩醯三眼，洞徹無私，末後全提，今之是也。故我此庵和尚，平生擔板，不受差排，會盡物我一如，透過生死窠臼，履刀山劒樹如步紅蓮，入鑊湯爐炭似登寶所，全體是箇大解脫門，更無一絲毫許外物。化緣既畢，借路經過，火光三昧自焚軀，烈焰亘天誰著眼？黃金靈骨，五色璨然，不昧高蹤，斬新光彩。今日安藏窣堵，坐斷溪山，萬木生風，千江照月，真燈烈焰，少室增輝。正恁麼時，且移身換步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喝一喝。

為留守樞密大資掩土

天高地厚，海闊山遙。發最上機，示真實相。故我留守樞密相公，廓頂門正眼，顯肘後靈符。以此為國為民，以此至忠至孝。可謂大功不宰，果見作家。末後全提，十虛坐斷。無生田地，有種有收。般若舟航，有津有濟。直得高超物表，獨蹈大方。正恁麼時，且全身奉重一句作麼生道？好須雲外看，一劒倚天寒。

為南書記下火

東湖莞嶺及歸宗，燁燁騰輝爐鞴中，鐵眼銅睛烹不破，衲僧巴鼻好流通。

應庵和尚語錄卷第十(終)

No. 1359-B 塔銘(附)

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撰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日，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曇華遷寂，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興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為。歲在庚午，始識師於番陽十四年，于今念有所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為少頃留，以是為常。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至詳，銘余宜為。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法軒豁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為。負二宜為。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穉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羣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徧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為足，要求向上鉗鎚，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一著，以厭滿初願。迺上雲居，禮圜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圜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圜悟為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超量，人天罔測，道聲藹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游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歆慕，同辭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辯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摻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槌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出力，辦所難集，以申報効。舊嘗領徒典剎者，皆晦匿名跡，以得寓巾鉢於下陳為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為世眼目，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禪師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歡甚。此庵之亡，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訖不忘虎丘，與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失，往往面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勉厲徒眾，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臈四十三。偈頌語錄甚富。未

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赫時，爭屈之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逮妙喜還徑山，退居明月庵。師演化于明，叔姪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庵無異辭。師寂後未踰月，妙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將有紹之者。銘曰：

臨際一宗，　支派分布，　大於楊岐，　盛於五祖。
善美具并，　厥惟圜悟。　生子若孫，　益振門戶。
師固後出，　氣雄諸方。　發端水南，　徧參湖江。
所至皆靡，　陳既堂堂。　師視缺然，　高翥遠驤。
窮法頂底，　迺梯迺航。　槌拂巾瓶，　一十三剎。
示無緣慈，　縱無畏說。　魔族萬千，　我殺我活。
驅耕奪饑，　定動智拔。　還其本然，　同此大達。
太白峯之前，　玲瓏巖之下，　有窣堵波，　靈骨是舍。
三十年後話行，　猶是閉眼作夜。

No. 1359-C 李侍郎祭文(附)

維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故天童山應庵禪師和尚。嗚呼！師遂遷寂矣，夫抑世諦流布也；弗祭其弗來矣，夫祭之果亦至也。方其彷徨於水南，周旋於江東西、湖南北，困頓於雲居章教之久，如求亡子，如喪考妣，茲其未悟矣，夫抑未嘗不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也。已而獨踞道場，一十有五說法，如雷如風，奔走衲僧，如鳳如麟，茲其既悟矣，夫亦未嘗不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也。烹鍛諸佛，其無功矣，夫抑最上上之功也；呵咄列祖，是無德矣，夫亦無等等之德也。走之於師，爰自相視而笑，授受兩忘，昔不為初學，今不為宿習，淮江異出不為阻，儒釋異容不為間，時從杖屨、日瞻槌拂不為親，曠紀彌年、元字脚不通不為疎，生而咨叩不為敬，死不哭臨不為慢。善觀走於師者，於一奠焉而觀之，無餘蘊矣。尚享。

No. 1359-D

參政大資相國錢公序于前，太傅和義郡王楊公施財鏤其板，是皆牆塹宗門，為灋檀度，傾滄溟之量，溢般若之海，俾見聞獲益，迷悟超情，一念含虛空，三際悉平等，所謂成佛作祖大居士，誠哉是言。乾道丙戌正月吉旦，住山芯芻　(守詮)　謹識。

No．1359-E 松源和尚普說

應庵師祖初行脚時，在一尊宿會下住，多教學者過公案。時師祖同一僧在佛殿裏過一則公案，恁麼過也過不得，又恁麼過也過不得。二人商榷，不覺鷄唱，遂拊掌散去。後來一一過得了，只是依前肚裏黑漫漫地，遂冷地思量道：若恁麼參禪，如何敵得生死？聞隨州水南遂和尚道：行乃洞下尊宿，法嗣恩官人。徑往參禮，便得歸堂。有一連單兄弟，長時坐禪，不與人交。師祖一日問佗：還少睡麼？其僧厲聲道：老兄而今是什麼時節，更有工夫打睡？師祖直得面熱汗下，遂發志不捨晝夜，以悟為則。不過一月，連單先有發明，師祖亦有發明。自此每每入室，得路便撑將去，遂和尚並不柰佗何。一日入室次，喚：華兄，你也好，只是公案未明。師祖抗聲道：盡大地是一箇公案，和尚作麼生明？遂和尚便低頭。師祖道：這老漢了我不得。束包望方丈禮三拜便行。聞得圓悟住雲居，直造會下，凡遇入室，機機相副。得數時，圓悟提起向上巴鼻，竟不能開口。圓悟每向人說：這箇蘄州子，得即得，只是腦後少一錐在。圓悟歸蜀，師祖也要隨佗去，圓悟道：你不須隨我去，有杲首座、元侍者、彰教、隆藏主，見處共老僧一般，但去見佗，必為汝了却大事。遂依教特去宣州彰教參隆和尚，門庭孤峻，直是不容湊泊。未經數時，遷虎丘，亦參隨去，續請充維那。一日，室中舉五祖牽牛過窻話，擬祇對次，被佗劈胷一拳，自此打斷命根。是時隆和尚欲命首眾，會中有圓悟耆舊云：華維那嫩在。師祖聞得，遂書偈於壁間云：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不辭便行。此菴元和尚時住處州，連雲：師祖道：我舊在雲居時，每喫這漢無滋味，如今看來，未必佗到我田地，且去驗佗看如何。纔到，便上方丈，侍者通報，此菴聞得，郎忙出來，一見便云：華兄此番且喜大事了畢。師祖道：我未曾開口，佗已知了。信知得底人，相見不在形言，便知落處，這箇便是參禪底榜樣。豈似今時一般長老與學者相見，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為贏得禪，究竟不知深淺。盖佗不曾踏著正脉，只在言句裏作活計(云云)。

應安庚戌佛生日天龍東堂比丘妙葩命二雕之

應庵禪師振唱楊岐一宗，提起虎丘正脉，得他語於掌中，欲弘通於遐代，仍打施長財，刊行流通。伏願開拓人天，祝延　聖朝矣。

正應元年九月下旬八日

三聖寺住持沙門(湛照)謹記

奉行維那(師元)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